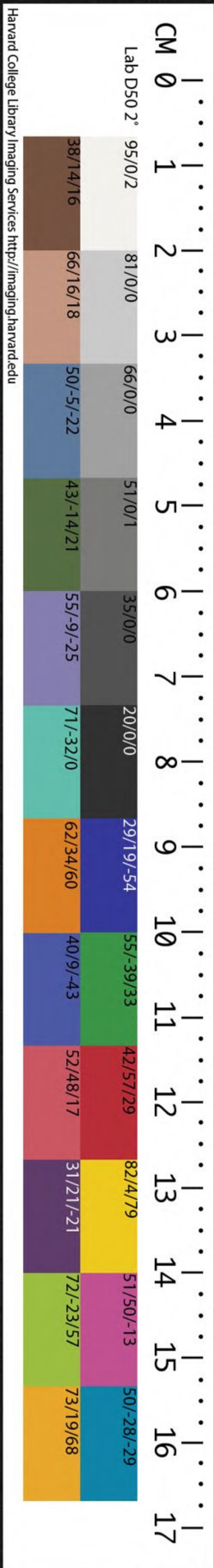


T 587/4246

6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NOV 1 6 1941



禮記說義纂訂卷之九

陝西涇陽楊梧鳳閣 著

兄 楠龍棟 定

姪昌齡三開

紹齡七來

男延齡九如

孫 惺慧益較

禮器

禮運曰禮義以爲器。故事行有考也。然意猶未盡。故又撮此二字以成篇。陳註云。器有二義。一是學禮者成德器之美。一是行禮者明用器之制。方氏又云。禮運言道

哈佛大學漢和圖書館珍藏印

禮記卷之九
之運。禮器言器之用。道散而爲器。道則運而無所積。器則滯而有所拘。故繼禮運而後有禮器焉。

禮器是故大備 節

此詳以禮成德之事。見人不可斯須去禮意。首三句作冒。自釋回至易葉。推禮之用有益于人。故能使人行全德備也。故君子有禮以下。方實着在君子身上有禮。就用功說。到成功處。大旨重釋回增美四字。而增美又從釋回中來。蓋已克而禮纔復也。筠是文雅意。心是真實意。舍文雅真實之外。何者爲成人之行。何者爲盛德。日用此禮去釋回增美。卽禮器也。

夫人能以禮爲治身之器。則日就規矩。衆動得宜。故能大備成人之行也。其行旣備。則涵養漸熟。合內外而無欠缺。則其德盛矣。夫禮何如而能使大備如此哉。以禮之爲用。所以去僞。能消釋人回邪之心。所以著誠。能增益人忠信之質。由是以措諸身。則視聽言動無不正。以施諸事。則彝倫物則無不行。其切于人也。措正施行。如竹箭之有筠。文以君子之容也。釋回增美。如松柏之有心。實以君子之德也。惟此二物。有筠心之大節。故柯葉之茂。經四時而不改易。君子有禮。何以異是哉。內外人之親疎者也。物則盡乎人矣。鬼神則至幽矣。諧和無怨。懷仁饗德。緊根有禮說。亦若貫四時而不改柯易葉也。此之謂大備盛德。然非禮以爲器。其何以致此哉。

禮記卷之九
按此節得力在禮器二字。以工夫言。大備在散殊上看。盛德在統體上看。二項相趕說。非分爲二物也。玩註自見。盛德句。就大備上斷之之詞。人稟五行之秀氣。其質未始不美。然或不美。蔽于回邪。以損之爾。故釋回然後。可以增美質也。措正施行。又由增美來。竹箭松柏喻人。筠心喻禮。美質之謂也。其在人句。亦只就禮切于人說。居天下二句。興起君子有禮句。至此方實着君子身上。正用禮如用器處。中間二故字不閑。仁德總禮之別名。
○先王之立禮也 節

此見學禮者當會本文之全也。首二句言禮制之備。本文中二句指有本有文之實。末二句申所以有本有文之意。見本文不可偏廢意。上立是創立。與下立字不同。未涉人身上去。

夫禮制始于先王。而先王之立禮也。有本焉。藏于禮之中。如木之根本也。有文焉。達于禮之外。如木之枝葉也。何謂本。盡已之謂忠。以實之謂信。本先王心上說到制禮中有一段誠懇意味。便是有此而本體純全。不至虛妄矣。何謂文。禮之合宜爲義。有條理爲理。在禮制上說。有文而節文周密。不至錯亂矣。無本則文無所託以立。無文則本亦無所附以行。學禮者由本及文。而忠信義理合焉。斯得先王立禮之意矣。盡已。是內不欺己。以實。是外不欺物。

按禮本在廣大精微上會。禮文在纖悉委曲上會。本文

意要互看。稍重忠信。或分制禮行禮學禮者未是。

○禮也者合于天時 節

上言忠信為本易見。而義理為文難觀。故此下廣說義理。為文之事也。通節重首二句。見行禮順造化。順鬼神三句。自然協幽明也。天時四句。推喻當順之意。末二比。反言以見當順之意。理萬物句。雖宜緊補。然順造化內意已有了。君子之行禮也。必用夫物。其用物也。以上則合于天時。因此時而用此物也。以下則設于地財。因此地而用此物也。由是自能以其順天地者而順于鬼神。自能以其合天地者而合于人心。自能以其理天地者而理此萬物也。禮無不順如此。亦以造化之間。本有當順耳。是故四時各有所

生之物。故當合于天時。地理各有所宜之產。故當設于地財。豈惟天時地財為然。以至人官各有一定之能。物曲各有自然之利。亦猶之天地而已。如此者。順之至也。不然。以不生不養者而行夫禮焉。則造化之逆。必不足以合神人之和。君子不用之以行禮。鬼神弗享。故也。觀此。則順鬼神者。當順造化可知。居山居澤。雖貴異物以行禮。然物理之失。不足以即人心之安。君子謂之不知禮。觀此。則合人心者。當順造化可知。鬼神人心逆。而萬物何由理耶。則理萬物。又當順造化。可以意推。則行禮之貴因也。

按常說合天時設地財。由是順鬼神。合人心。理萬物。則人官有能二句。殊為無用。又以君子不以為禮。應合人

心鬼神弗享。應順鬼神。則將置前二句于何地。合于天時五句。宜平看。天時各有所生之物。何可不合于天時也。地理各有所宜之產。何可不設于地財也。設有處置得宜意。人官各有一定之能。官人者何可不合于人心也。物曲各有自然之利。制物者何可不理萬物也。上說合天時凡五件。天時有生以下止說四件。中間着鬼神弗享一句。便完備無遺。此是文章之妙。人官句。註以助祭執事說。一說。在朝廷官人上說。蓋禮之大者在朝廷。朝廷之大者在用人。用人各當其能。此所以合于人心也。理萬物理字。謂不撓物理物性也。人官有能。謂人之官使處各有材能。物曲有利。謂物之委曲處各有利用。

○故必舉其定國

節

此承上章合天時設地財之意而言制禮節財之道也。首二句是綱。中四句是目。廣狹上下。卽定數也。大倫厚薄。卽大經也。此全爲備荒而設。待荒而節。雖節無及。惟節于未荒之年。所以有備無患也。全要看節矣二字。就是用三留一。三十年通融之法。與王制冢宰制國用節參看。

夫禮非財不行。而財非制則不節。故制禮者必舉其定國之數。以爲行禮經常之法。焉定國之數者。何地與年二者而已。禮之倫類。以地之廣狹。地廣者所入多。宜備地狹者所入寡。宜降。此一定而不易者。禮之厚薄。與年之上下。上年所入多。宜厚。下年所入少。宜薄。此隨時而不同者也。此

禮言說義纂言 卷之九
五
所謂禮之大經也。禮與財常相制而不相離。是之謂節。是故年雖大殺。衆不匡懼。則上之制禮。因地因年而爲之節耳。

按定國之數。猶言國之成數也。舉有量入爲出意。

○禮時爲大 五節

此見禮不可執一泥也。禮字微讀。以制禮言。五句虛。是綱下五節實是目。蓋時乃變通之禮。順體宜稱。乃經常不易之禮。而世運之盛衰。人事之變化。不與。故不得與時並大。這章書見世間之禮。活者極大。呆者極小。次之之意。俱在言外。卽氣次之次。次只是次于大。非四者各有次。

禮時爲大節。當以天人立說。這箇時字。卽易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之說。四次字。以人爲之。有意。不若天運之無心也。禘受就是因之禮。放伐就是革之禮。不必此外別求。一代禮制。以是推之。則或世道之由朴而文。或國祚之由禘而繼。或建官之由百而倍。或子丑寅之迭建。或忠質文之異尚。孰非時之所爲乎。

人謂禮爲一定之制矣。抑知禮不可執一泥乎。時者天之運也。天有一時之運。人卽有一時之禮。或因或革。各隨其時。非時爲大乎。若夫人道之自然。而不可紊者。爲順。行禮之隆殺。而各隨其輕重者。爲體。隨時合宜。而不得不然者。爲義。稱其分守。而不敢不遵者。爲稱。此四者皆人之所以奉若天道者。故皆次于時焉。何言乎時爲大也。時當與賢。

故堯舜奉天而禪授時當除暴。故湯武順天而放伐。此皆天時人不得而違者。大雅文王有聲之詩云。文王之作豐邑。初非惡于成已之謀。惟追先王之事。而致方來之孝耳。時當追述而追述之。亦禮之時也。而帝王因革之時。可例見矣。此其所以為大也。

按引詩言武王聿追文王之道以趨時也。

有聲之詩。築城伊減。減城溝也。作豐伊匹。言豐邑之城。因舊溝為限也。匪棘其欲。適追來孝。王后烝哉。咏文王之克君也。

天地之祭節。明順次之意。四件平看。祭事道義中便有序意。但且虛虛說個所行禮。倫字即在上文討出。總以尊卑立說。變順言倫者。必人盡此倫而不虧。然後謂之順。是人去順他。故為禮之次。

天地有郊社之祭。宗廟有禘嘗之事。父子有慈孝之道。君臣有仁忠之道。蓋天尊而地卑。祖尊而禰卑。父尊而子卑。君尊而臣卑。莫不有自然之序。而為倫之不可紊者。有序曰倫。循序曰順。

社稷山川節。明體次之意。自天地而推之。天子諸侯社稷。有祈報之禮。山川有望祀之禮。自宗廟而推之。天神人鬼。有內外之祭。體之屬于天子者。分尊而禮隆。體之屬于諸侯者。分卑而禮殺。因分行禮。全在人為。非體次之乎。

按天子社稷主天下土穀。山川利天下財用。鬼神在天。

禮記正義卷之九
下者諸侯社稷主一國土穀山川利一國財用鬼神在
一國者體有輕重則禮有隆殺猶肢體之各具也在牲
牢上見

喪祭之用節明宜次之意自父子之道而極之于是乎有
喪祭之用自君臣之義而極之于是有賓客之交喪祭所
以明臣子之恩而賓客所以通天下之好乃義之不得不
然則人當隨事以制其宜故曰宜次之此義字與上倫字
何別倫者禮之當然義者事之宜然在統體散殊上見

按喪則歛有衣服葬有器具祭則天產報魂地產報魄
此禮之行于幽者諸侯大夫朝聘則有饗餼牢醴大夫
士相見則有幣帛飲食此禮之行于明者義之爲言宜

也如君子不以天下儉其親禮者君子之所以相接是
也

羔豚而祭節明稱次之意羔豚一段言君臣之祭不同諸
侯一段言國家之守不一事宜而稱同故皆曰稱

今夫君臣之分不同故羔豚至薄百官以之而祭不爲不
足百官指士言太牢至豐天子以之而祭不爲有餘此則
應儉者不可豐應隆者不可殺此之謂稱其禮而已以至
國家之守不一諸侯有國者也則以龜爲寶而決疑焉以
圭爲瑞而申信焉大夫特有家而已故龜不得爲寶圭不
得而藏焉臺門不得而設焉此則國稱乎國之分家稱乎
家之分非言有稱而何是君臣國家之辨皆人去稱物以

平其施。故曰稱次之。

按祭皆指祭先說。皆足無餘。在祭畢燕享時見。士分卑而助祭之執事少。故皆足。天子分尊而助祭之執事多。故不必有餘。此句要補出天子。此舉極尊極卑者。其餘也。諸侯以圭為瑞。公桓侯信伯躬子穀男蒲是也。圭形直者為信。屈者為躬。大夫有事。買龜以下。不寶之于平時。為若使則執圭不藏之于家。臺門以壯國體。諸侯有保捍之重。故有臺門在門之兩傍。大夫不然。

禮有以多至蓋言稱也

此下至蓋言稱也。雖只頂上稱次之而言。然時順體宜都寓在裏面。時者天道之稱。稱者人道之時。稱之道與時參焉者也。故明稱之意獨詳。多者惟恐其數目之不備。少者惟恐其減去之不極。小者惟恐其收斂之不密。高者惟恐其統體之不崇。下者慮夫制之不安于卑也。文者慮夫美之或涉于晦也。夫者慮夫包藏之不廣也。素者慮夫本質之不完也。少小下素屬儉。一邊多大高文屬豐。一邊亦何莫非稱乎。禮之當省也。以此。

禮有以多為貴 七節

此詳禮貴多之稱也。有以多為貴者。以廟數言之。天子獨隆。而臣則以漸而殺。非特以誠深孝篤為然。不如是。無以致尊祖之義。盡親親之仁也。以豆數言之。天子獨備。而臣則以漸而寡。非特以備物多品為然。不如是。無以極九州

禮記註義卷之九
之美。備四時之和也。以介牢之數言之。諸侯極多。大夫則減去二等也。以席葬重娶之數言之。天子極多。而臣以漸減也。末句此字。指上廟豆介牢席葬重娶說。總是多者貴。少者賤。故曰此以多爲貴也。遙應禮有以多爲貴者。非單承本節而言。餘倣此。

按廟數要得仁孝意。立廟仁也。仁心無窮。而孝道有限。故數各不同。然亦本德來。如德厚者流光遠。德薄者流光近。是也。廟兼祧廟。見王制。士一。指下士言。適士則二廟。豆數要得勤儉意。聽朔朝聘。勤也。奉養宜隆。而物力宜節。故數各不同。天子之豆。以朔食言。朝踐八。饋食八。加豆八。羞豆二。合之二十有六。諸公更相朝。堂上之豆

數。朝事八。饋食八。合之十有六。去加豆八。羞豆二也。諸侯相朝時。堂上之豆數。朝事六。饋食六。合之十有二。去朝事二。饋食二矣。此二節。國君朝于隣國。而主待賓之禮。上大夫爲使臣行大聘。主君食之。八豆半于諸公。下大夫爲使臣行小聘。主君食之。六豆半于諸侯。然皆主朝踐言。視君去饋食矣。此二節。諸臣聘于隣國。而主待使之禮。天子之祭。二十六豆。故朔食亦如之。豆以實地產爲主。故每用陰數。諸侯七介七牢。諸侯指侯伯言。五年行朝禮。而介牢之數多。大夫謂侯伯大夫也。三年行聘禮。而介牢之數少。介爲輔行之人。牢乃天子所賜之牲也。七介者。上介一。次介三。末介三也。七牢者。飪牢一。

肉烹調者。餼牢三。牲未殺者。腥牢三。生肉也。周禮。公九介九牢。侯伯七。子男五。今言七。舉中以言也。五介。上介一。次介二。末介二。五牢。飪牢一。餼牢二。腥牢二。諸侯之大夫。為君使行聘。各降其君二等。然只指侯伯之大夫者。亦舉中而言也。天子之席。以禘祭言。五重。莞。藻。蒲。熊也。諸侯之席。謂相朝時。賓主皆然。三重。莞。藻。蒲也。大夫。主上大夫行聘饗時說。再重。莞。蒲也。儀禮之例。一種席皆稱重。凡席有兩則稱二重。

有以少為貴者 八節

此詳禮貴少之稱也。禮有以少為貴者。天子巡狩至侯國。無介。介所以佐賓。天子分尊。無為賓之義也。天無物可以稱其德。特牲是犢牛。貴誠也。天子適諸侯。諸侯奉膳亦止。犢牛。蓋尊君之禮。視尊天不殊也。若諸侯相朝。主君行享。既畢。惟酌鬱鬯之酒以獻賓。而不用籩豆之薦。以朝禮之隆。相接以德。不以味也。大夫行聘而主君禮之也。鬯酒既酌。又有脯醢以薦。以聘禮之殺。相接以敬。亦以味也。天子但一犢而已。諸侯又酌鬯。是犢為少也。諸侯但酌鬯而已。大夫則酒與脯兼陳。是無薦為少也。天子一食。還重君位。尊禮重上。德意雖不可少。但不甚重。諸侯大夫則漸多。食力則無數。此非以貴賤為多少之數乎。此節宜泛主禮食言。若公庭恐食力者未必在也。一就七就。非以車之貴賤為多少乎。席以致敬。而鬼神之祭。單席。神人之別也。諸侯

禮記疏義卷之九
視朝于大夫則每人特揖于士則衆人一揖非以貴賤分
揖數乎故曰此以少爲貴也

有以大爲貴者

節

此詳禮貴大貴小之稱也有以大爲貴者宮室之量周官
典命宮室以命數爲節上公九侯伯七子男五各有差器
皿之度天子路弓斗房皆以大稱其餘則否棺槨之厚尊
者之棺至四重卑者止一重椁周于棺丘封之大周官冢
人以爵等爲丘封之度此皆以大爲貴也有以小爲貴者
宗廟之祭禮其獻尸也主人貴以一升之爵佐食賤則以
五升之散其舉而自飲也尸尊以三升之解主人卑則以
四升之角此行酒之器因其分也子男之饗禮諸臣之尊

用缶壺缶大于壺容四石陳于門外壺容一石陳于門內
君之尊用瓦甒僅容五斗則陳于堂上此列尊之法異其
所也一是士祭之用爵尚其小一是饗禮之設尊尚其小
故曰此以小爲貴也

按享禮獻數各隨其命子男五命五獻子男享禮也于
瓦甒言君尊則知缶壺爲諸臣之尊缶壺曰門則瓦甒
在堂矣在堂者人君面尊專惠也

有以高爲貴者

節

此詳禮貴高之稱也有以高爲貴者天子之堂堂上高于
堂下九尺諸侯高七尺大夫高五尺士三尺是堂上之制
隆于尊而漸殺于卑也天子諸侯臺門是門之制專于尊

而不及于卑也。故曰此以高爲貴也。

按周禮堂一筵謂九尺也。陽數成于九。天子體陽道之極。故堂階之高其尺以九爲節。自是而下。降殺以兩。前
言家不臺門。惟有國者得爲之也。有國者以天子諸侯
言。

有以下爲貴者

節

此詳禮貴下之稱也。有以下爲貴者。以壇祭言之。至敬祭
天則不壇。但掃地致潔而祭。以尊禁言之。天子諸侯之尊
廢其禁而不用。大夫用無足之棊。士用有足之禁。夫以壇
視地。則壇高而地下。以禁視棊。則有足高而無足下。以棊
視廢禁。則用者高而廢者下。故曰此以下爲貴也。

按設尊用棊禁者。棊則欲其不流。禁則欲其不犯。天子
諸侯就享禮見。大夫士就鄉飲見。

禮有以文爲貴者 節

此詳禮貴文之稱也。有以文爲貴者。以服言之。天子繪龍
于袞。則極文矣。諸侯繡斧形之黼。大夫繡兩巴相背之黻。
士玄衣纁裳。不得繡繪。取其質也。是服飾貴文也。以冕言
之。天子之冕。以朱綠二色之藻貫玉而垂爲旒。前後各十
有二。則極文矣。諸侯九旒。上大夫七旒。下大夫五旒。亦以
漸而降。是冕飾貴文也。故曰此以文爲貴也。

有以素爲貴者 節

此詳禮貴素之稱也。有以素爲貴者。郊祭至敬。無文飾之

美。父黨至親。無修容之觀。以郊禮言之。大圭。天子摺以對越者。無琢雕之文。太羹。惟肉汁。無鹽梅之和。天子藉以獻天者。祭天乘大路。取朴素也。以蒲越為席。非莞篔也。其盛酒之犧尊。以疏布巾覆之。無黼黻文繡。其沐盥之杓。以白木。無丹漆雕幾。至尊莫若天。至親莫若父。而皆不貴文。故曰此以素為貴也。

○孔子曰禮不可節

此原稱之要于省也。首三句是夫子之言。此之謂二句。是記者之言。以申結上文意。此字指上文諸禮言。謂字指孔子之言。蓋言稱句。又發明夫子不豐不殺之意。

夫禮之所貴不同者。無非欲其稱而已矣。不觀孔子之言乎。嘗謂人之于禮。不可不省也。何也。禮不同也。應儉者不可豐。應隆者不可殺。一不省而豐。與殺。悉不當。可不省乎。夫子之言如此。是不豐者。正吾少。小下素為貴。一于儉之謂也。不殺者。正吾多大。高文為貴。一于豐之謂也。然是言也。其意果何如也。蓋禮之等雖不同。而各有當然之則。不豐云者。非以非廢禮。蓋言禮有以殺為宜者。不豐所以稱其宜。殺之則也不殺云者。非以美沒禮。蓋言禮有以隆為宜者。不殺所以稱其宜。隆之則也。吾言惟以明稱之義。而孔子此言。亦言其稱。所以與吾言合也。

○禮之以多為貴三節

此詳明外心內心之稱也。一說。貴多是季秋大饗報功禮。

貴少是冬至郊祀圜丘禮。一說上節是制禮。惟制禮故主于備物。下節是行禮。惟行禮故主于存誠。夫季秋冬至。既屬無據。且二者皆行禮也。豈有制之者豐而行之者嗇乎。又一說二者乃一事而各言之。果爾。豈應自相牴牾乎。只虛虛還他二項便了。論禮到多少大小高下文質可謂盡其變矣。然其本在心。故又就多少而論曰外心內心。結以樂其發慎其獨。凡禮內盡志外盡物。而凡物皆天地之所產也。故一則曰德發揚詡萬物。一則曰德產之致也。精微須知天地德一也。而前後云云者。一言其著。一言其微耳。看來貴多貴少。自是截然兩時事。兩舉之者。正見君子之禮之妙。當其多。便若必不可少。當其少。便若必不可多。隨其心之所在。自與天地之德真相契者。此禮之所以爲稱也。末節聖人先王作一人看。上泛論禮。下言制禮之實。非上行禮。下制禮。截然兩事也。言貴多。則大高文在其中。言貴少。則小下素在其中。

禮之以多爲貴者。節外心句是貴多之故。德發揚以下。明天地之德甚大。是外心之故。詡猶普也。徧也。一云。詡言能翁張相濟而和也。訓詡字極當。得不句應首句。樂發應次句。此二句緊連說。但要知備物在樂發之後。揚詡大博。天地之發也。外心備物。君子之發也。樂其心之樂。卽樂天地之發。此君子與天地合德也。

上文原稱于心。已歸到心上矣。然心亦有內外之別。而稱

從此分焉。禮之以多為貴者。用心于外。備物以致饗者也。所以然者何。聖人見夫天地之德。發揚昭著。故普徧于萬物。而以之資始資生。是其理之所該者大。故物之所成者廣。造化之德。流行于外者如此。使非徧取天下之物。何以稱其德而報其功。則得不以多為貴乎。故君子樂其用心于外。以備物也。正所謂外心也。

按發揚與詡物。是二件。串看。大理承德發揚來。物博承詡萬物來。舊說。大理即德發揚。物博即詡萬物。如此似複。自主宰萬物。為天地之心。曰德。自流行賦予。為天地之命。曰理。一云。大理是德的本原。所謂萬物統體一大極者是也。有是理。然後有是生物之德。亦好。

禮之以少為貴者。節內心句。是貴少之故。德產以下。明天地之德之妙。是內心之故。不得不句。應首句。慎獨句。應次句。亦緊連說。但要知貴少在慎獨之後。獨字正與精微二字相應。蓋以吾精微之德。或可稱天地精微之德也。此正君子與天地相冥契處。

夫禮之以少為貴者。以心主于誠。以期感格者也。所以然者何。聖人有見于天地生物之德。流行周徧。莫載莫破。一密緻無滲漏也。且生物之德。皆誠通誠復之真機。純一而不雜。又何精也。且生物之德。皆無聲無臭之真宰。不見而不聞。又何微也。合此三者。德產妙矣。君子知盡天下之物。無可以稱其精微者。蓋德妙而物粗也。如此。則得不以少

禮記正義卷之九
為貴乎。故君子素行不愧。慎吾心之獨存。誠以交神明也。正所謂內心也。

按天地之大德曰生。則天下之物皆德之所生也。故曰德產。即所謂德發揚。詡萬物也。註密緻精微三項。平看與本文句法不類。且密緻亦何關貴少。致當極致看。天地之生物。雖如此其盛。而究其極致。則精微也。慎獨分明。是存其心。養其性。以事天的工夫。不專在方祭之齋。正祭之敬上說。

古之聖人。節首四句撮上二節而言。因心之內外。故用物有多寡。為憑下之語。下四句言用物之多寡。必稱其心之內外。中是故二字不閑。制字亦不必太泥。末句指出稱字以結之。正遙應前面稱字。

由是觀之。古之聖人。或竭吾心之誠敬。而內之為尊。或備在外之儀物。而外之為樂。惟內之為尊也。故少物亦足以為貴。惟外之為樂也。必多物乃可以為美。從是看來。則知先王之制禮。其以少為貴者。非故簡也。乃宜少者不可多。唯稱其外心之敬也。其以多為貴者。非故繁也。乃宜多者不可寡。唯稱其外心之敬也。先王制禮各有所稱。如此君子行禮。可不知所稱乎。

按內尊外樂。承大理德產來。貴少貴多。承內尊外樂來。樂即上樂發。然不過暢吾懷而已。無工夫。尊則有承奉不失。守定這誠敬。唯恐失墜之意。

禮記卷之九 是故君子太牢 四節

此推言貴稱之意而約之于慎也。惟禮貴于稱。是故君子太牢而祭。祿厚者用禮隆。于分爲稱。謂之禮。匹士太牢而祭。蓋祿薄。禮宜殺。于分爲不稱。謂之攘。攘非禮也。則禮不可不稱也。若管仲以諸侯之大夫而僭天子之禮。則過于豐。其失也濫。濫者放濫而無所制也。晏平仲以天下之故而儉。其君親則過于殺。其失也隘。隘者狹陋而無所容也。從此看來。君子之行禮不可不慎也。禮所以綱維世變。防範人心。乃衆人之紀也。紀散而不齊。則變生矣。禮闕治亂如此。可不慎乎。慎之之道。維何。亦曰求其稱而已矣。

按天子諸侯卿大夫之貴者。皆曰君子。俱以祭宗廟言。

太牢如天子以犧牛。諸侯以肥牛。大夫以索牛。是也。大夫嘗祭少牢。卒哭。祔。用太牢。士常祭特豚。卒哭。祔。加一等。用少牢。匹士猶去匹夫。匹。偶也。士賤不得特。使爲介。乃行。士與正使爲偶。猶庶人與妻爲偶也。攘。非其有而取之也。末節記者所謂慎。卽前夫子所謂省。省在心上說。此節主在上之人。以禮教化。成天下人說。故曰衆之紀。紀乃統紀。正名辨分。使上不偏。下不僭。便是。

○孔子曰我戰則克 六節

上言行禮不可不慎。此節引孔子之言而釋之。戰祭便是禮了。得道卽在慎字上形容。國之大事在祀與戎。孔子曰。我戰則克。祭則受福。豈臆倖也哉。蓋戰得其道。得所以克。

之理也。如臨事而懼，好謀而成，是祭得其道，亦是得所受福之理。如如其上，如在其左右，是夫都從慎心來。

按克與受福，都在先一着說。福即福者備也之福。平日有內盡已，外順道工夫。一云合禮于道，蓋得其道于先，而克與福自因事而應。此禮之所以貴有道也。不粘前節慎字，此又一見。

君子曰祭祀不祈 節

此賢者過禮之事，皆由好大之心太重。故君子戒之。君子曰：行禮無他，慎守其常而已。循私者有要福而祈者矣，不知祭有常禮，不可祈也。欲速者有先時為快者矣，不知祭有常時，不可以先時為快也。葆大雖可樂也，而器幣自有常制，豈可失之過乎。嘉事雖可善也，而冠昏之奠告，自有常儀，豈可失之繁乎。牲之用，各有所宜，不須並及肥大也。品之薦，各有定數，不必以多品為美也。可見行禮者不可過也。

孔子曰臧文仲 二節

此夫子正魯禮之失也。曰人之稱文仲也，知禮矣。自今觀之，安知禮乎。夏父弗綦典禮，其祀也。移閔公置僖公之下，是以臣先君以庶先適，逆亂尊卑，不可之大者。而文仲柄政，弗能止，是不知禮也。弗綦燔柴于爨，是以爨神為火神，不知爨乃老婦之祭，但當盛食于盆，盛酒于瓶而已。是以賤為貴，以殺為豐，無知妄作，亦不可之大者。而文仲又弗

能止不知禮也。臧文仲安知禮。

按夏父弗綦。人姓名。為魯宗伯。逆祀躋僖公也。魯莊公薨。立適子閔。公閔為君時。僖為臣。閔少而死。後乃立閔之庶兄僖。公僖死。其子文公立。弗綦佞文公云。吾見新鬼大。故鬼小。故文公三年。祫祭于太廟。躋僖公于閔公之上。是臣居君上。逆亂昭穆。其不知禮一。火神竈。爨三祭不同。火神祝融也。孟夏迎氣。祭之于郊。有燔柴之禮。竈者五祀之一。夏則有俎豆及籩豆。設于竈陴。又延尸入與。以先炊配。爨者宗廟祭後。直祭先炊。老婦之神。在于爨竈。弗綦以爨神為火神。故燔柴以祭。其不知禮二。此皆文仲不能正失禮之事。

○禮也者猶體也 二節

此論禮貴于當而推其本。下節明君子用敬之實也。首句至不成人。言禮制當備。引下備意。設不當二句。言設欲其當。引下當意。禮有大小顯微。明禮之備處。大者不可損。四句。明設之之不可不當處。故經禮一段。又推設之之要存乎敬。要知上節敬字。即下節誠字。用心于禮。謂之敬。實用心處。便是誠。非敬外別有箇誠。兩節依陳註。重敬字。惟誠斯可稱敬。惟敬則行禮自備而當矣。不可說上是禮本于敬。下為敬本于誠。

禮也者猶體也。節首句虛。勿露全具意。體不備二句。正見備意。禮制既備。則易于雜亂。難于裁定。故隨出一個當字。

備當雖是兩件。然由備說到當來。畢竟當意較略重些。欲備而當。豈無其要。故說經禮一段。三千三百。只大小顯微的體統散殊處。不可以大顯屬三百。小微屬三千。雖有三千三百之不同。而其極則一而已。一者敬也。蓋敬是所以大小顯微之物。敬如大德敦化。禮如小德川流。看來大小顯微。畢竟從心而出。所以一敬便貫得去。以上全着禮上說。與人無干。未有句方着人之行禮說。禮譬室。敬譬戶。然實是比辭。非譬喻也。與誰能出不由戶一般。

此明體次之之義。夫禮也者。猶人之身體也。體不備。君子謂之不成人。禮若不備。君子亦謂之不成禮矣。可見體要備。禮亦要備。故曰禮也者。猶體也。然制禮固貴乎備。而設禮則貴乎當。若設之不當。則處置不得其宜。禮雖備何用。亦與不備等耳。故禮之全體。有大者焉。充極乎規模之廣。有小者焉。曲盡乎節目之詳。有顯而為章程之著者。有微而為精意之存者。總之皆所謂備也。若于大者而損之。則失之隘。于小者而益之。則失之濫。于顯者而揜之。則無章程之辨。于微者而大之。則無存誠之意。皆不可也。夫欲設之而當。豈無其要乎。故禮之大小顯微。其大綱為經禮。其細目為曲禮。雖有三千三百之多。然要其極致。皆本于心之一敬而已。未有入室而不由戶者。豈有設禮而不由敬者哉。

按百骸九竅具。然後足以為人。大小精粗備。然後足以

禮記說義第言 卷之九
三
爲禮設謂所置之處不當。若眉眼口鼻錯處之類。損謂
減削其大而使之小。益謂增補其小而使之大。拚謂蓋
藏其顯而使之微。大謂充廓其微而使之顯也。經禮以
下。以備字起出一字來。一指禮之本原說。蓋禮本于太
一也。對三千三百而言。其致一也。句。一云。禮之極致惟
一當而已。不添出敬字。亦說得去。其實當卽敬也。卽下
誠也。

君子之于禮也。節誠字。就在竭情盡慎及美文中見。蓋敬
實心也。實心卽誠。見得君子之心。發之內也是實的。發之
外也是實的。此正是其致一也。

夫禮固本于敬矣。然敬雖有內心外心之殊。總之皆實心
也。有以少小下素爲貴。而用心于內者焉。吾見情之發者。
極其精專。心之主者。常存謹畏。神之肅者。極其恭敬。而內
心無不實矣。有以多大高文爲貴。而用心于外者焉。吾見
品物之陳列。精緻而華美。儀節之散見。輝煌而文彩。有美
而文。而外心無不實矣。此之謂能敬也。備與當所從來也。
按心之流通曰情。心之凝聚曰慎。心之純一曰敬。三平
看。所以竭所以盡。所以致者誠也。非誠必有虧欠。而不
到者矣。心之昭著而品物精華曰美。心之錯綜而儀具
輝煌曰文。美文二字。玩而字。串看。所以美而文者誠也。
非誠必有汶黯而無色者矣。若者句末之助辭。一云。表
裏相似。內外相稱之謂。

○有直而行也

節

此亦申上經曲之意。言君子行禮。有此九者。皆協義以起禮。不可執一論也。君子于禮。句提起。八句各相反看。此禮制不同處。惟末句自為一事。註事不可用出。唯融會其意。方解得本文親切。

夫直而行者。情切而儀文可略者也。然有微情之禮在。一以直行之禮。反以徑而廢矣。故又有曲而殺之禮。尊有所伸。則卑有所屈也。經而等者。禮反以無辨而病矣。故又有順而討之禮。天地分而君臣定。卑高陳而貴賤位也。擻而播。則上之惠。常流于下。而不匱。推而進。則下之情。常通于上。而不壅。此天下之恩義。所以常周流也。放而文。則分極

尊者文亦極隆。主威振而莫敵。放而不致。則分漸卑者文亦漸殺。臣道卑而不踰。此天下之名分。所以常辨別也。順而撫。賤者不嫌于僭上也。微文末節。亦有不拘。不然。則行禮難乎為下矣。此皆錯綜斟酌。而不狃于一偏者也。君子不可不知也。擻音芟。放並上聲。撫音隻。

三代之禮一也 四節

此言三代之禮。因革亦隨乎時宜意。但所重在因上。前兩節本文兩禮字。皆指綱常說。首二句提起。或素或青與周尸二句對。夏造殷因與其禮亦然對。道者禮之原頭。總上文推本言之也。

彼三綱五常禮之大體。三代之君。皆以此立教率民。是以

禮記論語集注卷之九
三代之民。共由此三綱五常之中。其間有不同者。但或素或青。制作之末異耳。若禮之大體。則夏造于前。殷因于後。何嘗有不同哉。豈特夏殷爲然。卽周之所異者。不過坐尸。詔侑無方。亦事尸之末節。而至于綱常之由。猶之殷。猶之夏也。若是者何。夫禮不原于率性之道。聖人制作。或可容其異同。乃是禮也。出于天命之正理。根于人性之同然。其道原一。而禮之因道而由者。安得有不一哉。夏立尸節。此因上事尸之禮。故并言三代尸禮之異。若綱常之禮。何嘗不同耶。

按夏禮以尸本人。故不宜使久坐神位。但當飲食暫坐。殷禮以尸象神。宜安之。故坐周則不但坐尸。而詔者告尸。威儀。侑者勸尸。飲食無方。象生前孝子左右就養無方。則尊之者益至。不但詔侑無方。而又旅酬六尸。周尚文。則享之者益周。此事尸之禮異處。須知夏殷舉色。周舉尸。以一例餘。可互見也。舊說禮卽事尸之禮。道字卽子孫事祖考之道。不可從。夏立尸二節。一云此錯簡。當在周坐尸之上。一云此二節見記文錯綜之妙。則又深於古文者也。

君子曰禮之近

節

此論至禮不徇俗情也。君子曰禮之設也。爲人情也。而情亦有當遠者。蓋近則褻。遠則敬也。其事本多端。下獨舉四者之祭以明之者。禮莫重于祭故也。郊以祭天。則薦血。蓋

主乎敬而不尚乎味也。何嘗近人情哉。若夫大饗于祭宗廟。則兼薦腥。而去人情稍近矣。猶未爛也。至于三獻祭社稷五祀。則兼薦湯爛之肉。而去人情又稍近矣。猶未熟也。至于一獻祭群小祀。則但用熟肉。而純乎人情之便矣。是禮漸卑者情漸近。禮漸尊者情漸遠。孰謂禮之近人情者而可為至哉。

接近人情。凡情欲皆是。下舉飲食一端以明之。獻酌酒以獻。祭社稷及五祀。其禮皆三獻。故因名其祭為三獻也。血與腥。皆尚氣者。而血尤全乎天。爛與熟。皆尚味者。而熟尤近于人。夫禮者稱情以立文。而言近人情者非至。何也。蓋人情有二。有道心之情。原乎性命之正者也。

故聖人稱情而立之文。有人心之情。發于形氣之私者也。故聖人緣情而為之戒。此謂近人情者非至。乃飲食之欲。人心之情者也。看來下三節。致其情慎之至。溫之至。正誠敬之積也。道心之情也。兩至字。正與首節至字照應。

是故君子之于三節

此總言君子行禮誠敬。一法先王之意。就在漸次中便含誠敬。下一言賓禮漸次以行其誠敬。一言祭禮漸次以行其誠敬。一言禮樂之行。亦有漸次而成和敬。三節不可平看。由朝禮推到祭禮上。又由祭禮推到擯詔相步上。此禮之漸次委曲。俱本于誠敬。蓋誠敬非朴實無文之物。有了

誠敬沒有些委曲則不溫潤雅致所以禮之文少不得的。通重誠敬說誠敬二字制禮行禮皆不能外君子率而行之豈非始乎古乎類與泮同惡池與滹沱同繫音計溫讀為醞

君子之于禮也節夫君子之行禮也漸次委曲不敢直情徑行可謂致其情矣然非自作已意而故為是極致之情也蓋君子所行之禮即先王所制之禮先王制禮一以誠敬為本乃天理人情之極致自古及今皆然後世君子亦守古而行之以漸次求以自盡吾誠敬耳此禮原始于古也。以朝禮言介紹禮之文也兩君相見當來朝之初賓有七介傳命以入而賓之情通于主主有七介傳命以出而主之情通于賓不如是則太愿慤而無禮之文矣辭讓禮

之容也。入門時賓有三辭而致敬于主主有三讓而致敬于賓不如是則太迫蹙而無禮之容矣皆情之不致也故必如此漸次然後成朝禮而誠敬以將此致情之一證也。按于禮指行禮言便有致情意。在儀文委曲禮度從容上看此儀文之中政誠敬之所寓。但把下三節照看此只說漸次若誠敬意在始與古上見不露更安。七介以下一屬禮文一屬禮容上公九介侯伯七介子男五介此舉其中而言賓主皆然變擯為介耳所以達其情。三辭有禮辭固辭終辭屬賓三讓有禮讓固讓終讓屬主所以舒其行已慤已蹙推七介三辭三讓之意。故魯人將有事節三個先有事是不敢躡而行之三月繫

以下。是不敢驟而行之。慎之至。頂上二項。以心言。

以祭禮言。魯人以周公之故。將有祭于上帝。必先有事于類宮。以告后稷。然後郊也。晉人將有事于河。必先有事于惡池。以惡池河之從祀也。齊人將有事于泰山。必先有事于于配林。以配林泰山之從祀也。又三月繫牲。七日散齊。三日致齊。皆積之以誠而行之。以漸。正慎之至也。不然。則亦失于慤且蹙。而非慎矣。此又致情之一證也。

故禮有擯詔節。上言禮樂之始。此言禮樂之輔。言有輔而行之。以漸。亦誠敬之始。于古也。溫者。承藉之意。

不特此也。禮容不可急遽。故賓主相見。有擯相者。以詔告威儀。樂工無目。必有相者。以扶助。蓋禮有擯詔。則賓主得擯介以相輔。威儀詳整。而儀文無迫蹙之愆。是擯詔承藉。賓主之至。樂有相步。則瞽與相相資。步履安詳。而聲音有和同之美。是相步承藉。樂工之至。禮樂相接。以成文理。猶玉有幣以承之。而文采溫潤可觀也。使不擯詔。不相步。則亦失于愿慤。而非溫矣。夫有所輔而行之。以漸。亦誠敬之由于古也。此又致情之一證也。

按。賓有介。主有擯。前統言介。此統言擯。互見也。樂工必用瞽。以善聽而審于音也。樂工有瞭視三百人。因使掌樂焉。相步。卽瞭視之人。溫作醞。承藉之義。一云。溫如字。溫者和緩之意。言有擯相。一告威儀。一扶行步。則緩而不迫。和而不乖。豈非溫之至乎。此說甚便。

禮也者反本

三節

此明禮之有主也。首二句作冒言。先王制禮的意思。反本修古。就是不忘其初。不忘在反修見出。初在本古見出。凶事二句。反本之事。醴酒一節。修古之事。末節。結言制禮有主。而學之非難意。必字宜玩。述以言。卽樂記道古之謂。學以行。卽燕居事之之謂。稱述以明其理。而多學以習其事。宜串看。蓋有主。則直反到本心之初。與禮制之初的去處。直見得心之所以然。禮之所自起。這箇道理。愈說愈不窮。愈學愈不厭。言初有許多真處也。

且今之學禮者。亦知禮之所主乎。禮有本末。逐末流而不知所反。則非禮。故禮在復本然之心。禮有古今。從今便而不知所修。則非禮。故禮在修舉上古渾朴之意。本者末之初。古者今之初。反之修之。是不忘其初者也。何謂本。擗踊哭泣之事。不待詔而告之。蓋以發于愛親之本心也。朝廷養老尊賢之事。必作樂以樂之。蓋以發于尊敬之本心也。則反本不忘其初。可見矣。何謂古。今世醴酒之用。美矣。而列尊則古。玄酒之是尚。今世割刀之用。利矣。而宗廟中則古。鸞刀之是貴。今世下莞上簟。可謂安矣。而郊祀之席。則古。橐鞞之是設。則修古不忘其初。可見矣。由是言之。先王之制禮也。雖多而難學。然必有主于多之中者。蓋本者末之主。古者今之主。反之修之。是之謂有主也。後人從此反本修古去學。拿定主意。則有個依據。便是一理貫通。件件

神言論義卷之九
解得。故可稱述而學之不厭。禮之大明大行于天下也。非此之故耶。

按禮就以制禮言。本末一物。欲追還之而已。故于本曰反。古今異時。必有損益焉。故于古曰修。不忘其初。謂全之我者。與得于天者無間。是不忘本心之初也。行之今者。與制于古者無間。是不忘禮制之初也。升歌清廟。下管象武。此養老之樂。間歌三終。合樂三終。此尊賢之樂。一云。本心之願望。指老與賢者說。蓋樂以滌邪穢。融渣滓。當尊養時作之。使老者賢者。養性情而樂和平。復本然之良心也。醴酒五齊第二酒也。列尊在玄酒之下。兩個之用不同。醴酒已用。割刀却不曾用。只言其可用耳。

反本修古。所指甚廣。中兩段舉以示例耳。末節首二句。從上文見出。承上起下之辭。末句玩一可字。還重制禮之善上。學者之意輕。益昧其所主。則見禮之文甚煩。而苦其難。得其所主。則知禮之體甚約。而欲罷不能矣。禮之貴有主也如此。

君子曰無節于節

此節言禮為觀人修己之要。首四句屬觀人。中四句屬修己。觀物察物以人言。末物字方是事。兼觀人修己在內。是非得失。作事出言。皆物也。四平看。

夫禮者節也。顧人皆求節于外。而不知求節于內。君子曰。無節于內者。胸中無主。則藻鑑昏。雖見人行禮之事。亦無

禮記說書卷之九
以審其得失矣。節者何禮也。欲察物而不由禮。已之探索愈詳。物之條理愈隱。安能得其是非之實乎。觀物之須禮如此。故禮者言行之本也。自己作事不以禮。則怠肆而不敬。出言不以禮。則躁妄而不信。此由無節于內而然。觀物察物作事出言。皆是節于外事。外之節。由于內之節。故曰禮也者。物之致也。致之言至也。極也。是人已間至極。不可易之。理物之各得其節者是也。人可不隆禮哉。

按節于內在。觀人之先。由禮在方。觀之際。觀者偶見而識其得失。欲察者有心去察其得失也。一不由禮。兩不以禮。皆本無節于內。說禮者敬而已。不以禮。則不能無妄作。故弗之敬。信是信實。不以禮。則不能無妄出。故弗

之信。註說取信于人。非故曰。是斷詞。非古語。一說此節觀人行已對言。殊非立言之旨。玩中間故字。承上文。是因觀人推到修已上。三物字一樣看。作事四句。言苟無禮。則存乎已者。尚未定。而欲察物。必不能矣。可見禮爲物之極致。欲察物者。所以必由禮也。儘有理可從。

○是故昔先王

節

此明報功之禮也。首三句言先王之禮。因物致義。制禮。指祭祀下大事四句。便是因字。舊說只作用財物行禮。至末句。方露出生物之功。中間六句。皆無着落。此因其財物內。便有因天地生成之功。意在但未可露出耳。致推極也。義卽報反之誠也。致字極深。從因字來。蓋因萬物之生。天地

有這許多化機功德在內安得不極盡吾心報之之義所以曰達壘壘就是義正君子心通造化處君子卽先王也夫祭以報功故昔先王之制祭禮也因其有生成財物之功而致其報反之義焉耳故天時日月物之所以受氣也丘陵川澤物之所以受質也皆生成財物者也故作郊祀之大事必順天時而行之有定序爲朝夕之祭必放日月而行之有定處爲高上之祭必因丘陵以丘陵高而顯也爲卑下之祭必因川澤以川澤深而隱也天時日月皆天也丘陵川澤皆地也四者之禮皆須財物行之但未到致義處天時雨澤方實言致義意當天時之降雨澤君子知天地生成財物之功如此乎壘壘而不已也安得不因財物行禮而舉天時日月山川之祭以致其報反之誠乎。

○尚有德尊有道 節

此言先王積誠主祭而獲自然之效也尚有德五句以擇人修職言因天四句以所擇之人行祭也鳳凰降六句以因祭獲效言末二句總上文斷之之詞大旨要得他一段所以動天的精神纔妙難道有德道能的人只來助祭更不做着實正事便能感得天心而休徵便應聖人自有位天地育萬物工夫特因祭極言之耳。

此承上祭而言蓋祭有財物又有執事而執事貴得其人故平日必擇有德者加諸上位有道者隆以體貌有能者任以職守俾道德置之道德之位才能置之才能之位蓋

多賢簡在。各展其奇。而感格皇天之本。已萃衆人之精神矣。其將祭也。聚此道德才能而誓戒之。蓋禮莫重于祭。而裸將之職。非賢莫與也。而君心之精白戒謹可知矣。由是因天行郊禮以祭天。因地行社禮以祭地。其巡狩方岳也。因名山升諸侯。平成之事告天。此事天于外。而五年一行者。而列辟之懋績。與天子之馨香。俱達于天心矣。其饗帝也。因建都吉土。行燔柴之禮報天。此事天于內。而一年一行者。而大君之精意。與泰壇之精禋。而偕格矣。夫治功平成。諸侯之奇勳也。以此升中。則天亦以希世之物。文明之瑞應之。南郊之舉。天子之常事也。以此饗帝。則天亦以一歲分劑。一旦氣候應之。聖人于此。夫何爲哉。唯高拱南面。以坐致太平而已。何也。道德賢能之舉。能贊吾格天。獨不能佐吾利物乎。則夫恭已而天下大治也。此用人行祭。自然之符驗也。

按德以心言。道以行言。能以才言。舉賢句。就平時說。賢與衆。卽指道德能也。以其備諸已。曰賢。以將祭而列諸職。曰衆。一說將祭之時。選舉賢能。置之祭位。則射以擇士。是也。聚衆誓戒。如郊特牲曰。獻命庫門之內。戒百官。大廟之命。戒百姓。是也。升中於天句。一云。升達中心之誠于天。亦有理。享帝與饗帝不同。享帝者。以下人而祭。享其上。易言聖人烹以享上帝。是也。饗帝者。以上神而歆饗其下。記言唯聖人爲能饗帝。是也。但享饗二字。多

禮記說義卷之九
通用。故讀者易惑。末二句。正見無爲之化。蓋幽明一理。神無不享。則物無不懷。雖就上文見出。亦不可指降格節時。卽爲大治。先王聖人。通作一人看。

○天道至教

節

此言聖人有法天之至德。因舉諸侯時祭之禮以明之也。重聖人邊。勿平看。廟堂之上三句。言禮器。廟堂之下三句。言樂器。君在阼。主位也。言行禮之人。大明生于東。四句。正明在阼。在房之義。交動承酌。犧象酌。鬯尊來。交應。本縣鼓倡。應鼓和來。和之至。要看得好。一時祭間。把陰陽摩蕩之妙。二氣訢合之機。盡摹寫發洩于一堂之上。不爲和之至乎。禮樂盡天道之妙。所以爲至德也。

夫天道陰陽。肇自然之禮樂。豈不是至教。聖人禮樂之作。就是陰陽了。豈不是至德。天道難言而昭示于德。欲明天道。觀諸聖德而已。聖德難言而莫重于祭。欲明聖德。觀諸時祭而已。以其分而言。則廟堂之上。鬯尊在阼。以夫人所酌。非時王之器。卑之也。犧尊在西。以君所酌。時王之器。尊之也。廟堂之下。縣鼓在西。以縣大而倡。尊之也。應鼓在東。以應小而和。卑之也。君在阼階。以日生于東。從陽之分。而正夫位也。夫人在西房。以月生于西。從陰之分。而正婦位也。以其合而言。則君在阼。而西酌。犧尊。夫人在西。而東酌。鬯尊。禮交動于堂上也。縣鼓主倡。而引之于先。應鼓主和。而繼之于後。樂交應于堂下也。是廟堂器文之交。渾是造

化太和之氣。豈不爲和之至乎。觀此。則知至德卽天道之至教矣。

按天道雖無禮樂之形。實示人以序和之理。其爲教出于自然。不待人之詔命。諄諄。故曰至。聖人禮樂之作。乃法陰陽以闡其精微之蘊。天是個無上的。法天之德。則其德亦無上矣。故曰至。大明生于東二句。此至教之一端耳。君西酌二句。此至德之一端耳。

○禮也者反其所節

此明禮樂之有本也。首四句言禮樂各有所主。未粘到人上。節事道志。纔從上文見出。先王制禮作樂的意思。言禮樂各有所用。故觀禮樂至人之知。言禮樂關乎治亂。試思

世何以治。事得以節。志得以道。便治。此由禮制樂修來。世何以亂。事紊而不節。志鬱而不通。便亂。此由禮不制。樂不修來。與人者在禮樂。所以與人者是和序。未引古語。以見當慎也。慎之如何。只有和序而無淫慝。便是。

夫人與人相與。有禮樂矣。抑知其所以與人者乎。禮以報本。郊反物所自生。廟反人所自生也。樂以彰德。文樂樂文德所自成。武樂樂武功所自成也。惟禮爲反其所自生。則未有此禮之先。人已欲行報本反始之事。先王恐其過中失正。故制爲郊廟之禮以節之。惟樂爲樂其所自成。則未有樂先。人已。有繼治撥亂之志。功德雖彰著。而此志尚湮鬱而未達。先王修爲文武之樂以道達之。故觀句。言禮樂

禮記卷之九
所關之大。治亂生于志而發于事。禮者維持世道之具。樂者闡揚治功之物。故觀而知之。遽伯玉曰。君子之人。達達者。觀微以知著。察往以知來也。觀器物而知工之巧。言巧則拙可知。觀發動而知人之知。言知則愚可知。惡有觀禮樂而不知治亂者哉。其關係如此。故君子與人交接。凡威儀言語之有序者。皆禮也。其和合者。皆樂也。無所不用其慎。必使事治心平而後已。豈待玉帛交錯。鐘鼓鏗鏘而後慎乎。

按禮也者。便是心之序。樂也者。便是心之和。遽伯玉原不爲禮樂發。當于言外見正意。君子卽先王與接也。如有事于宗廟朝廷邦國。皆必接人。而禮樂則所以接人者。慎須說入心上去。就上文推開些說。凡由本及文皆是。

大廟之內敬矣 四節

此詳諸侯廟祭之禮。極其敬意。舊說首句作冒。下分三段。前兩節君后敬親其事。以美神享。敬一。三節詔之不止一處。敬二。末節祭之不止一方。敬三。一說敬字全在洞洞屬屬。勿勿三句內見出。太廟之內。君后躬率諸臣命婦行禮。以盡我洞洞屬屬勿勿之心。又恐此心之無自而達也。且于庭于堂于室于祊。各處求之。必欲其來享我洞洞屬屬勿勿之心。這纔爲敬。此說比舊覺有識見。宜從。夫行禮以敬爲主。而况太廟之祭乎。人君于太廟之內。合

內外貫始終其敬之至矣何以明其敬也祭必有牲君親牽牲以入門而大夫則贊幣以從祭必獻尸也君親制割以祭而大夫則執盞執酒以薦卿大夫則從君焉命婦則從夫人焉斯時也吾想主祭者之心洞洞乎其敬無少間也屬屬乎其忠無少偽也且敬不徒敬忠不徒忠勿勿乎欲其享之者又無已也不特此也納牲之詔詔于庭血毛之詔詔于室羹定之詔詔于堂三詔皆不同位者以鬼神無方體之可求故于庭于室于堂求之也不特此也于正祭而薦腥爛則設之于堂矣祭畢而行繹祭則爲之于禘焉其心以爲鬼神無形迹之可擬不知神在堂乎抑或在于禘乎古語有此記者引以結之以明其敬之至也

按首句爲下三段綱領贊佐執幣備告神殺牲之用也侯伯子男朝踐君不獻故進血腥時君斷制牲肝以祭夫人薦盞卽盞齊也薦熟時君亦不獻故君親割牲體夫人薦酒蓋朝事以神事之故制祭以腥而薦以齊饋食以人事之故割牲以熟而薦以酒且君以盞齊饋食而夫人用之于朝踐君以酒薦尸而夫人用之于饋食者禮殺于君故也卿大夫從君卽贊佐執幣事命婦卿大夫之妻也此二句只要盡指太廟之人來以起下文洞洞者無私以間之也有表裏俱竭意屬屬者無偽以斷之也有始終如一意聯屬不絕也勿勿猶勉勉敬忠無已之意三者主祭助祭皆有重主祭邊納牲卽牽牲

時事血毛。卽制祭時事。羹肉湑定。熟肉。卽割牲時事。但彼重人之行禮。而此重地之各異耳。牲自外至而納之。故詔于庭。以庭在室之外故也。血毛告幽全之物。故詔于室。以室比庭爲幽故也。羹定則事以人道。神明之也。故詔于堂。以堂比室爲明故也。三詔求之。而曰求而未之得。特疑其如此。故以蓋言之。設祭于堂者。謂正祭薦腥爛時。而先時薦血毛。後時薦羹定。皆在內。祊祭之明日。繹祭也。一云索祭。二句非兩平說。重在下句。故曰以下。引古語推于堂于外的意思。彼此字渾融。不可以彼指堂。此指外。此承上文不同位而言。以足其未盡之意。

一獻質三獻文節

此言諸侯之祀。因神之尊卑而爲禮之隆殺也。獻數指所事之神。四禮字俱兼禮物禮文。但質文察專就禮說。神就心帶禮在內。君子旣爲祭主。卽群祀豈有不如在者哉。其心肅無二也。其禮重。其心肅。又覺得重些。

彼祭群小祀。則爲一獻。而禮之體卑。故其禮物質略。祭社稷五祀爲三獻。其神稍尊。故禮物有文飾。祭四望山川爲五獻。此神之又尊者。察者禮物顯盛。詳著之貌。祭先公之廟爲七獻。尊而且親。心不期其肅而自肅矣。心肅者禮重。洋洋乎致如在之神也。其不同如此。

按七獻諸侯禮。下節大饗九獻。乃天子之禮。質如薦以熟肉。獻以皮幣。服用玄冕之類。文如血腥爛同薦。又設

主于所迎尸于奧服用絺冕之類察如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服用毳冕之類神者神明之而不敢褻意

○大饗其王事與節

此詳天子祫祭之禮也此章所叙皆大饗列陳註或言朝或言貢據所從來言之耳此形容太廟中富貴氣象已極但美味尊德等句是陳設的意思要見得王人報祖功宗德全在意義處不在備物上王者萃這許多意義以報先王是大舜祿位名壽必得的一般豈不是王事內與納同肆當作陔夫諸侯之禮止于七獻若夫三年大祫升群廟之主合食太祖之廟是曰大饗禮文大備報本特隆其王者之事非諸侯所得僭者與何也問其正俎則三牲之外又有魚腊

備四海九州之美味示王者能得四海九州之歡心于其明也遷豆之薦皆四時和氣之生成示王者能贊天地之化育于其幽也內侯邦所貢之金于廟蓋金性柔和從時變革而群侯親附愛戴之情此焉見矣諸侯來朝有玉加之束幣之上者也亦陳之先王之前而人君溫純粹美之德此焉表矣龜獨列在前以知吉凶故先之也金次之見萬國人情之親附也丹漆絲纊竹箭亦並陳不遺示王者富有天下凡天下之物皆所得而有之也其餘方外之國無常貨但貢其國之所有亦畢陳之示王者德澤遠被能致遠物也諸侯來助祭祭畢而出則歌肆夏以送之蓋諸侯助祭為賓無算爵之後禮畢而出慮其無節樂工歌肆

夏之樂章以送之使之安燕而不亂也。語陳列則極遠近之美。語奔走則盡內外之官。語始終則備禮樂之盛。蓋禮之重大而非有天下之大德。有天下之大分。未易可舉者也。故曰大饗其王事與。

按三牲魚腊及籩豆之薦皆諸侯所貢。三牲魚腊天產也。天產以味為主。故曰美味。籩豆之薦地產也。地產以氣為主。故曰和氣。內金納之庭實。金即荆揚貢金三品是也。束帛加璧貢享所執致命者。君子于玉比德。所以尊君也。一云尊玉之德亦通龜。惟先知故列之前。荆州納錫大龜是也。次字與前字以陳列之序言。神人之別也。一云金次之見情也。句舊說見人情之和。不惟與

和犯重。且無次之之意。金是前面有了。此只在次字見義。當依註見人情之欲。有節情輕欲意。甚妙。丹漆等萬民皆有此物。如荆州貢丹。兗州貢漆。絲。豫州貢纊。揚州貢竹箭。與眾共財。一云與眾公共其財而不私也。肆夏當作咳。夏周禮鍾師掌九夏。皆鐘曲名。咳夏其一也。王出入奏王夏。戶出入奏肆夏。而大饗諸侯則諸侯出入奏肆夏。考其意。享則賓出奏肆夏。重賓也。燕則有無算爵。恐其醉而失禮。宜奏咳夏。故燕禮大射賓出奏咳夏。明不失禮也。一云肆夏天子所以饗元侯也。以饗元侯之樂。送來祭之諸侯。重也。與待使臣則歌皇華以送待帥臣。則歌采芣以送。意同。且饗于廟。燕于寢。享以訓恭。

禮記卷之九
儉其禮意主于嚴。燕以示慈惠。其禮意主于歡。爲有無算爵故也。廟中之享。必不至醉。享于廟。燕不于廟。然則助祭之後。出廟門。宜奏肆夏。安得奏陔夏。以警其失禮乎。此辨有理。宜知。末句正與首句相應。肆夏詩。式序在位。莫不震疊。此嚴敬之詩。

祀帝于郊

節

此明禮爲觀心之要也。義之至截。上言行禮備仁義忠敬之道。不獨言觀仁義之道。蓋忠亦仁之事。敬亦義之事。本主也。仁義寓于禮中。是禮爲觀仁義之本主也。君子之行禮。非虛文也。皆心之所發也。祀帝于郊。何爲也。敬天之至。發而爲貴質之敬也。宗廟之祭。何爲也。仁親之

至。發而爲事亡之仁也。喪之擗踊哭泣。乃哀痛慘怛。中心達于面目。非忠之至乎。歛以衣服。葬以器具。全備無缺。必如是。然後盡于人心。而行吾愛。故亦曰仁之至。諸侯來朝。爲賓。大夫來聘。爲客。朝聘畢。行享。享後用燕。享則賓客用幣于主。見用下敬上之義。燕則主用幣于賓客。見用上敬下之義。將其實意。皆義所當然。非義之至乎。敬與義。忠與仁。皆心之自然。與不得不然之仁義。而託之禮以行之。故君子欲觀仁義之道。禮其本也。禮卽上郊廟等禮。道無形而難知。禮有迹而易見。舍禮而仁義中藏。何自而觀之也哉。

按敬仁忠義。隨在異名。總是盡吾心耳。賓客句。主天子。

禮言享時賓客用束帛加幣奉天子燕時天子用賄贈束紡賜賓客是謂用幣諸侯自相朝及聘于隣國不必插入註疏又指賓客賻贈於事合宜說宜知數至字有極至而無弗盡意道字根至字來仁義根于真性所發出故曰道惟其爲道所以爲至

○君子曰甘受和節

此見禮待人而後行意首四句是正意中二句反言末句最重正歸到得人上要重看受字有這點實心方凝受得此禮諸說把受字當與字看便不醒

凡物必有質而後可受甘者五味之質故可受和白者五色之質故可受采忠信者行禮之質故人有忠信之實心則三千三百凝受有體質基址從此上可加體驗擴充工夫也苟忠信之心少漓則禮之文雖日行于天下而禮之真意不行于天下雖行猶不行也故謂之虛道由是觀焉禮之貴于天下以得此忠信之人而貴也不然奈人心之不能受何

孔子曰誦詩節

此夫子專爲輕議禮者發承上來見禮能行然後能議不然言之愈輕于禮之真意愈無當也不輕議如何亦曰主忠信以立其體明義理以究其義講節目以悉其文觀會通以窮其變擬之而後言言之必可行是也若但嘿而不言則亦何難之有

孔子曰。禮以漸而大。則行之亦以漸而難。蓋誦詩多者。雖能言。未必能行。故不足行。祭群小祀之一獻。縱能行一獻之禮。不能行禘祭宗廟之大享。以大享重也。縱能行大享之禮。亦不能行祀古帝之大旅。蓋大享雖重。乃內神耳。內神易格。而異代之神難格也。縱能具大旅之禮。亦不能行享帝郊天之禮。蓋大旅猶人神也。人神易格。而天神難格也。神愈大。行之愈難。如此。雖欲議禮。其措詞立論。不過在形容影響間。而終無確實之見。禮其可輕議乎哉。欲議禮。必先行後言。惟得忠信之人可耳。

按鄭註。誦詩三百。喻多言而不學禮也。殊可玩味。昊天上帝。圜丘之合祀也。五帝四郊之分祀也。如四時迎氣。太皞勾芒之類。旅亦祭名。祭者誠也。雖一獻必假精誠之格。而况大享等祭乎。此能言者不能行也。首一句從言搭到行上。以下從小搭到大上。分明都着禮說。不曾沾在人上。末句是記者丁寧之辭。見議禮者當實體于身。而空言不足以悉其蘊也。

子路爲季氏宰 二節

此子路權禮之宜也。首節季氏之祭久而怠。次節子路與祭速而敬。故孔子善之。

季氏祭家廟。未明而行事。中間煩文太多。日不足。繼之以燭。于是雖有強力之容。肅敬之心。皆倦怠矣。甚至有司跛倚。其爲不敬大夫。時子路雖爲宰而不與祭。故有此失。及

禮記說義纂訂卷之九
他日子路與祭則正祭之時事尸于室外人將饌至尸內
人于戶受之設于尸前正祭之後饋尸于堂堂下人送饌
至階堂上人卽階而受以陳于尸前內外異位而相交上
下異位而相交則易爲力而不費時矣時不久則敬自全
故孔子善之也。跛音秘

按季氏亦泥周人祭日以朝及闇之文而失其意者逮
及也闇謂昧爽以前彊力卽聘義所謂強有力是也彊
力動乎外故以容言肅敬存乎中故以心言室事謂有
事于室如血毛詔于室之類堂事謂有事于堂如羹定
詔于堂之類外人內人等皆執事者略煩文全在此二
句見質明二句根相交來蓋君子行禮固不欲速然久

而怠不若速而敬禮以敬爲本也雖然此亦就季氏之
失而姑正之耳若君子行禮已徹猶敬明發猶懷豈于
室堂之事而遂慮其倦怠乎孔子此言殆亦不若禮不
足而敬有餘之意以救一時之弊耳

紹於七末

禮記說義纂訂卷之十
禮記說義纂訂卷之十
禮記說義纂訂卷之十
禮記說義纂訂卷之十
禮記說義纂訂卷之十
禮記說義纂訂卷之十
禮記說義纂訂卷之十
禮記說義纂訂卷之十
禮記說義纂訂卷之十
禮記說義纂訂卷之十

禮記說義纂訂卷之十

陝西涇陽楊梧鳳閣 著

兄 楠龍棟 定

姪昌齡三開

紹齡七來

男延齡九如

孫 惺慧益較

郊特牲

按郊者祭天之名。用一牛。故曰特牲。以篇首有郊特牲三字。故以名篇。此篇多記祭義。而中雜冠昏兩段。宜歸之冠義昏義篇。

郊特牲而社稷 節

此明禮之貴誠也。此節重郊與天子上。舉社稷諸侯以相形。此貴誠句極重。乃此節正旨。蓋天子于天。諸侯于天子。無所不致其誠。其義則寓于此也。牲孕正與特犢相反。言此以足上意。此二句緊接上文。非兩層意。君之尊天。與臣之尊君。蓋如此。

天子祭天。諸侯膳天子。皆禮之至尊者。止用特犢。至于天子祭社稷。賜諸侯則卑而殺矣。乃反進而用太牢。此何義也。蓋特牲未有牝牡之情。貴其誠慤而用之爾。若牲孕則誠散矣。唯天子弗食。故不以膳。惟祭帝弗用。故不以郊。禮有以少貴者。即此可見。

按郊言特牲。膳言用犢。互相脩也。天子有天地之德。故諸侯以事天地者。事天子。諸侯有社稷之功。故天子以禮社稷者。禮諸侯。唯其稱而已。天下之物。皆天之所生。無物可以稱其德。故郊則以犢。社稷土穀之神。而諸侯為君守者也。社稷以太牢。則諸侯亦賜之太牢。

大路繁纓 節

此亦貴誠之意也。此節以大路郊祭為主。下數句只形之耳。不享味而貴氣臭。一反一正意。不可平看。路與輅同

誠之至者不致文。故祭天之車。止繁纓一就。而先路三就。次路五就。反致其文。此不貴文而貴質之義也。敬之至者不致味。故郊祭之薦用血。而大饗腥。三獻爛。一獻孰。漸致

于味。此不饗味而貴氣臭之義也。

按祭宗廟以先路。供卑雜以次路。殷三路猶質。對次路故稱先路。繁纓見前五就之就不同。當以此篇爲正。郊先薦血而腥爛。孰在所後。大饗宗廟。則血與腥同薦。三獻祭社稷。則血腥爛同薦。一獻祭群小祀。但薦孰肉。不薦血腥爛。血氣也。禮以全于天者爲尤厚。近于天者爲差厚。以近于人者爲差薄。全于人者爲尤薄。故也。臭生於氣。故曰氣臭。

諸侯爲賓

節

此舉朝禮以例郊祀也。然貴氣臭而不享味。雖朝禮之待賓亦有然者。諸侯來朝而助祭。君以客禮待之。是爲賓也。在廟中行三享畢。然後天子以鬱鬯之酒灌之。而不用酒醴。蓋以鬱鬯有芬芳之氣。是貴氣臭之義也。及其祭畢。而天子饗諸侯於廟中。則先設服脩于筵前。而後設太牢之饌。是不享味之義也。此與郊祀幽明雖殊。而用氣不用味之義一矣。

按大饗於神。則王之事。而大饗於賓。則諸侯之事。於神與賓皆謂之大饗者。蓋謂之大所以極其禮。謂之饗所以向之。服言捶肉如服。脩則以薑桂脩之。舊以貴氣臭不享味兩分。不知不享味卽是貴氣臭也。

大饗君三重席

節

此主君饗客之禮也。首二句朝禮。下三句聘禮。諸侯之席

禮記說義纂言 卷之十
三重。大饗。隣君來朝。主君三重席而受賓酢爵焉。兩君相見。則其體相敵。故其席各三重。無所增損也。若諸侯遣卿來聘。卿禮當三獻。其上介則是大夫。故謂之三獻之介。大夫席雖再重。今爲介降一等。止合專席。君席雖三重。今徹去兩重。就單席。受此介之酢爵。蓋諸侯分雖尊。而禮則主大夫分雖卑。而禮則賔。是降國君之尊。以就大夫之卑也。有敬臣同于敬君意。禮所謂曲而殺者。此類是也。

按大饗有四大享不問卜。以天地言。大享腥。以禘祭言。大享尚服脩。以王享諸侯言。此大享。以諸侯相享言。

饗禘有樂

節

此明用樂之義也。首三句截。下是推明陰陽之義。重有樂

無樂上講。且不可說順字意。凡飲二句。且泛說。故春禘五句。乃發問之詞。當輕看。飲養陽氣二句。乃有樂無樂之故。至此方見出陰陽之義。凡聲一句。又是所以有樂無樂之故。專重用一邊。所以有這一段議論。看凡聲陽也。便知輕重了。記者說出這段陰陽的道理來。見不用樂。又是大道理。禘讀爲禴

先王之禮有享焉。以恤孤也。有禘焉。春之祭也。是禮行而樂作矣。有食焉。以養老也。有嘗焉。秋之祭也。是禮行而無樂矣。饗禘以其在陽時。故有樂。食嘗以其在陰時。故無樂。無樂爲陰。有樂爲陽。此陰陽之義也。何以見之。蓋凡飲天產也。飲是清虛。所以作陽德。非養陽氣乎。凡食地產也。地

禮記說卦卷之十一
產是體質。所以作陰德。非養陰氣乎。故春而禘祭。主于灌
獻。秋而嘗祭。主于饋食。春饗孤子。以飲爲主。秋食耆老。以
飯爲主。是禮之行于幽明雖不同。而養陰養陽之義則一
也。今食嘗無樂。異于享禘有樂者何。正以享禘爲飲而養
陽氣。陽氣主于宣暢。故不得不用樂耳。食嘗爲食而養陰
氣。陰氣主于凝寂。故不得以用夫樂焉。然聲何以用于養
陽之時乎。凡聲也者。宣其湮鬱。洩其蘊奧。正陽之屬。而與
陰相反。茲享禘之用樂。正以陽而從陽耳。陰陽之義。不干
是而可見哉。

按首三句虛虛一斷。言順陰陽。其義已寓于用樂不用
樂之中也。食嘗無樂以前。都是泛論虛喝。後五句方是
實發。飲養陽氣二句。覆釋上文。從樂之用否。說到樂之
本體上。一步進一步。總只解明三句之意。

鼎俎奇

節

此言鼎俎邊豆之數與實。各有義也。上重數。下重實。平說。
下邊豆二句。與鼎俎對看。舉其禮不敢用褻味以下。與陰
陽之義對看。釋其義也。夫奇偶數也。而義合陰陽。則數中
有理。水土物也。而有不用褻之意。則物中有誠。

夫祭有器也。自一鼎至九。其數皆奇。而俎亦如之。自六豆
至十六。其數皆偶。而邊亦如之。此何義也。蓋鼎俎盛天產
屬陽。當用陽數之奇。邊豆盛地產屬陰。當用陰數之偶也。
祭有物也。茲惟水惟土。用之隨宜。而常褻不事。或水或土。

禮記疏義卷之十一
取之不一。而多品是貴。又何義也。蓋常褻不事。所以盡志。多品是貴。所以盡物。交且明之義。當如是也。取數用物。豈無義乎。

按天產六牲之屬。地產五穀之屬。籩之實。若芟芡之類。豆之實。若芹蒲之類。皆水之品也。籩之實。若棗栗之類。豆之實。若菁韭之類。皆土之品也。且讀爲神

○賓入大門

節

此言燕享禮樂之義。而究其本也。貴人聲截。言燕享之禮。樂得其宜。以下推本禮樂所由始。與所由得之之意。賓謂朝聘之賓。行朝聘既畢。而得行燕享之禮。入門卒爵奠酬。上下皆是禮。肆夏樂闋。升歌匏竹。皆是樂。觀此等禮樂。已

是皆得了。下樂由陽來三句。特推本之耳。此燕享禮樂。天子諸侯。肅雍于一堂者。無非法天地發舒收斂之德。以爲君臣相聚之情誼。自適合其和敬之體也。陰陽和三字。時說輕過。不是。蓋陰陽既屬造化。何以能和。必平日均調四時。燮理陰陽的工夫。做得到。所以陰陽纔和。陰陽和而法陰陽之禮樂。纔不亢不肅。不然豈臨行禮用樂之時。便能使陰陽之和。而禮樂遠得乎。

諸侯來朝。畢于廟。貢國所有。行三享之禮。以玉幣致享。當其行燕禮。而入寢門。行享禮。而入廟門。則奏肆夏以進賓。蓋周頌肆夏詩。有式序在位。莫不震疊之文。樂賓而作此詩。蓋示和易中有嚴敬之節。賓主交錯之時。寓堂陛森嚴

之意也。賓主獻酬之頃，樂固作矣。及賓主卒爵而樂闕焉，作止有節，和樂不流，是宜夫子嘆美之也。主人復酬賓，莫此酬爵之時，樂工升堂而歌清廟之詩，蓋闡揚文王道德所在，而因以感發賓主好德之心。如聽雍雍之歌，發主之仁德，聽肅肅之歌，發賓之義德也。歌者位于上，以管吹者位于下，蓋以人之聲，不假管弦，故位于上者，非以貴人聲之自然乎。此禮樂之行于燕享，無弗得也。然豈能自得哉。亦惟陰陽耳。蓋氣行于天者，陽也，而樂之聲音皆氣之為。是樂所以發陽道之舒暢也。樂不由陽來乎。質具于地者，陰也，而禮之儀則皆質之為。是禮所以肅陰道之收斂也。禮不由陰作乎。誠使先調其陰陽之在造化者，而一闕一闢不爽其候，則陰陽和矣。由是陽和而樂亦和，陰和而禮亦和。凡聲音威儀之見于燕享者，物雖有萬，莫不作止合宜，節文合則矣。萬物豈有不得者哉。

按賓入門而奏肆夏，作兩君看，為下大夫奏肆夏。註云：故也。陰陽和而萬物得。一云：陰陽以在人身言，萬物包禮樂在內，陽者情意舒暢也，樂以發陽道之舒暢，故曰由陽來。陰者威儀收斂也，禮以肅陰道之收斂，故曰由陰作。誠情意得其舒暢，威儀得其收斂，則陰陽和矣。故禮樂之萬物，由之以皆得。此說宜知。或以萬物推闡說，和者相濟之謂，天地之陰陽相濟，而後萬物生成，所謂得也。則禮樂相濟而賓主豈有不得者。此極有理，可從。

蓋孔疏有此因。上有賓主禮樂之事，遂說禮樂之義之文也。周禮九夏，王夏者天子所用，其餘八夏，諸侯皆得用之。其陔夏，卿大夫亦得用之。故鄉飲酒，客醉奏陔夏，示易以敬者，所謂示情也。發德者，所以示德也。匏竹在下，所以示事也。然哀公問言入門而金作，則不止于肆夏，言升歌則止于清廟，言下管則止于象，此言入門而奏，則止于肆夏，言升歌則不止于清廟，言匏竹則不止于象，何也。蓋哀公所言者，大饗之禮。此則兼燕禮而言之，是以詳略不同如此。

旅幣無方

節

此明陳貢之義也。言諸侯常貢之法，與前節大享不同。首二句舉庭中之物，而統釋其義，下就其中而分釋之。見庭實所陳之義，如其大，非止示富貴之態也。

諸侯以尊王爲義，固嘗有庭實之供矣。此庭實所陳之幣，不拘方所，果何爲也哉。蓋以土地有宜否，于此而別之。俾任土作貢者，無難繼之憂也。道里有遠近，于此而節之。遠疏而近數，無難至之力也。旅幣無方者，義固以此，而陳列之間，又有義焉。夫旅幣有龜，何爲而列于前也。以其知吉凶，故列之于先耳。旅幣有鍾，何爲而次之。蓋金示和，而諸侯親附之情，所由昭也。故居參于庭實之間耳。以陳虎豹之皮，見王者服猛之意焉。服者化強暴爲柔順，無跋扈跳梁之警也。以璧加于束帛，見諸侯往德之誠焉。往進此比

禮記說義纂言 卷之十
德之玉于有德之人也。此見天子之待諸侯。于制貢之法。見體悉之周。于陳貢之義。見好尚之正。如此。

按旅陳也。幣字冒下。龜鍾皮璧。皆幣也。別節都要粘無方來。纔得所以二字。明土地之宜。謂六服各貢其物。如侯服貢祀物。甸服貢嬪物。男服貢器物。采服貢服物。衛服貢材物。蠻服貢貨物。是也。遠邇之期。謂六服各有其期。如侯服歲一見。甸服二歲一見。男服三歲一見。采服四歲一見。衛服五歲一見。蠻服六歲一見。是也。龜爲前列以下。屬諸侯說。先知等皆是諸侯來陳之意思。如此。先知也。句。一云。示明能燭遠言四方有敗。必先知意。比舊說有理。鐘卽金也。獻金作器。莫重于鐘。故變文言之。

前和字以金之性言。此以鐘之聲言。見諸侯之心皆和附。無離心離德者。重和不重。居參服。字重德威。惟畏上。是服猛非猛服也。往德。重在人君有如玉之德上。一云。所向往。將在德矣。主君有德而往歸之。非往進之說。有理可從。

庭燎之百

八節

自此至天子微節記者。錄僭禮之事。以其濫觴于一時。而遂至禍延于天下。後世見當防微杜漸意。

庭燎之百。二節大戴禮言天子百燎。上公五十。侯伯子男三十。齊侯侯國而用百燎。是僭天子也。大射禮。公升卽席。奏肆夏。燕禮。賓及庭。奏肆夏。諸侯之禮也。文子大夫而奏

禮記卷之十一
肆夏是僭諸侯也。夫齊桓賢諸侯，仗義以服諸侯者也。乃恃強而僭庭燎，以誇其尊，其何以責夫諸侯？文子賢大夫，輔其君以霸者也。乃窮奢而僭肆夏，以失其體，其何以責夫大夫？是爭亂造端而篡弑所由始也。故記者追究其所自欲，後人正其失意。

朝覲節言朝覲失禮之事。當周衰之後，有臣從君而設庭實，私覲于主國之庭，作記者訛其與君無別，諸侯止有朝禮，無覲禮，則覲因朝帶言耳。

國君朝覲而所從之大夫若以已物私覲主君，則爲非禮。所以然者，蓋大夫執君之命，圭而專使以聘，是已爲賓而彼爲主，禮在乎已，故當行私覲禮。所以申已之敬信也。若夫兩君相見而大夫從君以行，則君爲賓而已爲臣，禮在于君，故不敢復行私覲之禮。正以敬已君而不敢有二心也。夫私覲之禮一也，在聘則當行，在朝則不當行。今從君爲介，旣非執圭申信之日，而設施庭實，大夫何爲乎諸侯之庭？蓋凡人臣不與他國之君相交者，一心于已君，不敢二心于他君也。庭實私覲，則是外交而二其君矣。故曰非禮也。

按首三句作主，大夫執圭四句，卽其當行者，深明其不當行者，不可平看。申信註作申已信說，正在私覲上看。信者誠敬之意，將此私物以申敬也。近說以申信爲君信，却只在執圭上看了。勿從致敬在敬已君說。皮幣與

馬皆陳于庭故曰庭實玩註設施庭實以為私覲是以庭實為大夫說一云君之庭實與已之私覲並陳于諸侯之庭是又以庭實為諸侯說矣於文義頗順外交泛說不止私覲一事貳君君字註與諸說俱指他君一云上致敬謂致敬已君則不敢貳君亦作已君說不貳正是致敬儘通從之

大夫饗君節明大夫無召君之禮也大夫富強而具饗禮以饗君以臣召君故曰非禮大夫強橫僭逆人君殺之是斷以大義也大夫強而饗君由魯之三桓始也春秋莊二一年鄭伯饗王于闕西辟則諸侯饗天子亂世非正法也按三桓魯桓公之子一名慶父即其仲一名牙即僖叔

一名友即成季皆莊公弟也慶父與牙通於夫人以脅公季友以君命酖牙後慶父弑二君又死也天子無客禮節明夷王失禮之事天子無為客之禮以其尊無對莫敢為之主故也何以見之天子巡狩而至諸侯之國適其室升自阼階而不為客以其臣不敢私有其室也况敢為主而待君為客乎豈惟適其臣無客禮也至于覲禮亦不下堂而見諸侯是不客禮待臣也若下堂而見諸侯是天子之失禮甚矣自夷王以下則然前此未之見也

也按春夏萬物聚見之時先王為朝宗之禮不純以臣待諸侯以其等為車逆送之節所以明恩也至秋萬物分

辨之時。則為覲禮。純以臣待諸侯。負依南面而不下堂。侯氏執玉入。所以明義也。是以天子之德常感于上。而其勢嘗隆于上。至于夷王。即東遷之平王也。秋覲亦行下堂之禮。自是以降。皆踵行之。是自卑而起諸侯之僭。自弱而起諸侯之強矣。降黍離于國風。非由此哉。

諸侯之宮縣。節明諸侯僭禮之事。天子宮縣。諸侯唯軒縣。今乃宮縣。諸侯祭用時王牲。今用白牡。諸侯擊石磬。今擊玉磬。諸侯得舞大武。但不得朱干設錫。冕服而舞。諸侯合乘時王車。今乃乘殷之大路。此皆諸侯之僭禮也。

按縣謂樂之縣于筍簋者。周官小胥正樂縣之位。王宮縣四面象宮室有墻。王于四海為家故也。軒縣三面其形曲。闕其南。避王南面故也。判縣判于東西。又空北面。卿大夫左右王之象也。特縣則一肆。或于東。或于階闔而已。象士之特立獨行也。

臺門而旅樹。節明大夫僭禮之事。臺門旅樹反玷。是三項。繡黼丹朱中衣。是一項。此皆諸侯之禮。而大夫用之。是僭也。夫諸侯既僭天子矣。欲大夫之不僭諸侯得乎。

按中衣謂冕及爵弁之裏衣。以素為之。繡黼為領。丹朱為緣。丹朱染繒為赤色也。五色條曰繡。白與黑曰黼。繡黼不得共為一物。故繡讀為綃。綃繒名。謂于綃上刺黼文也。今讀如字。繡刺為黼文也。禮公之孤四命。則爵弁自祭。則天子大夫四命。亦當爵弁自祭。則中衣得用素。

但不得繡黼爲領。丹朱爲緣耳。

故天子微節言僭禮之由。以結上文。因舉大夫亂禮之實也。天子微則諸侯僭由天子之微也。大夫強則諸侯脅。謂見脅于大夫也。言諸侯之脅。由大夫之強也。方周之衰。上失道揆。下無法守。故于此相貴以等。言尙勢也。相覲以貨。相賂以利。言尙利也。天下以勢利相尙。不奪不饜。此禮之所以亂也。故諸侯雖出自天子。但祖其始封之君。立始祖之廟。而有五廟之制。不敢以天子爲祖。而立王廟于國也。大夫雖出自諸侯。但祖其始爵之人。立別子之廟。而有五宗之法。不敢以諸侯爲祖。而立公廟于私家也。夫諸侯不敢祖天子。則天子非諸侯可僭矣。大夫不敢祖諸侯。則諸

侯非大夫可僭矣。而公廟之設于私家。非禮也。由魯之三家立桓公廟始也。諸侯不敢二句。舉正禮以起下文。禮本多端。設廟其一也。在廟數上言。以寒僭竊之心。方是拔本

塞源之論。

按相貴以等。謂臣下不畏懼于君。而擅相尊貴以等列。相覲以貨者。大夫私相覲以貨賄。不辟君也。貨指物利。指事互見也。三家同出于桓公。皆立桓公廟。故曰由三桓始也。然推其原。則由魯立文王之廟。而三桓效尤耳。記者不言爲魯諱也。

相貴以等。則爵不足以馭其貴。相覲以貨。則祿不足以馭其富。相賂以利。則予不足以馭其幸。太宰以八柄詔

禮記卷之十一
王馭羣臣以此三者爲先三者苟失天下之禮由是亂矣。

天子存二代

節

此天子待前代之禮也。方周之時夏殷二代曆已改矣。而天子猶存其後以爲上公。蓋以禹湯爲夏殷之盛王。其功德及民者深。尚尊其未泯之德。存王禮而不忍臣其後。仁之至也。自二代以前黃帝堯舜之後。止封爲三恪。恪者敬也。雖敬其先而封其後。然臣之而不得存王禮矣。蓋盛德固必百世祀。而世遠則禮亦漸殺。止于二代。義之盡也。此周之封建所以爲良法歟。

按存二代之後。在命使郊天。後世子孫得世守天子之禮。以祀其祖。上說又得自行其正朔服色。不特封爲上公而已。樂記封夏之後于杞。封殷之後于宋。是也。猶言可已而不已。賢以禹湯功德言。不是尊他子孫之賢。三恪者敬其道也。故左傳云封胡公以脩三恪。是也。其實先帝王有功德在萬世。當食萬世之報。不止二代已也。

諸侯不臣寓公

節

此諸侯待寓公之禮也。諸侯失國而寄寓他國者。謂之寓公。所寓之國。諸侯不敢以之爲臣。以其常爲南面之君也。然寓公死則臣其子矣。故古者寓公不繼世。亦仁之至。義之盡也。

按寄公者。失地之君。或天子削地。或被諸侯所逐。皆爲

失地夫失地則其賢不足尊也。故古者不使之繼世。

○君之南鄉 節

此責君臣以盡義也。君之南鄉者何。陽位在南。人君體陽之剛。用陽之剛。無念不思。所以答陽。而其義則已寓于此也。臣之北面者何。君位在北。人臣膺君之爵。食君之祿。無念不思。所以答君。而其義則已寓于此也。不盡其義。則有負于其答。此君臣之所以當交盡也。

按答字不專是向。有對答揚舉。不失付託之意。在職業上說。玩義字便見。答君處當補義意。不言者省文也。

大夫之臣 二節

此見大夫接下奉上之禮。皆一于尊君也。九拜以稽首爲

先。首至地。禮之隆也。諸侯之上大夫。陪臣而已。以陪臣之卑。而可以當拜禮之隆乎。必有君道之尊。乃可當此。是家臣不稽首者。非尊敬此家臣。蓋同在一國。大夫已稽首于君。若家臣又稽首于大夫。是一國兩君矣。所以辟國君之體而尊君也。大夫得稽首于諸侯。不辟天子者。諸侯有大功德。封畿外。專有其國。故大夫得盡臣禮以事之。

大夫有獻節禮。獻以親爲敬。拜以面爲敬。惟大夫有獻于君。則拜使人往而弗親。君有賜物于我。惟往拜謝而不見。君蓋諸侯。雖有君道。然亦天子之臣耳。故于大夫有相答之禮焉。獻弗親。有賜不面拜。非敢怠也。慮煩君之答已。皆所以尊君也。

禮記卷之十
按親則必面獻亦必拜其言互脩也君有答于大夫尊
賢之意大夫不親獻不面拜貴貴之意不面拜者于外
告小臣小臣受以入也小臣掌三公及孤卿之復逆

鄉人禘

節

此安室神之禮也室之有神依人而安者也鄉人驅逐強
鬼孔子恐驚廟室之神故朝服立于阼階以存安之敬之
至也禘音傷

按禘從示從易與禘字從易者不同禘強鬼之名月令
季冬大雩所以驅逐此鬼故又謂之禘也雩者索室以
去其不祥其法見于周官方相氏聖人德合神明非俟
于索室以去其不祥然必從鄉人之雩者不違衆以立

異也雩有二名雩猶禳也以禦陰爲義故文從難禘讀
如陽禘猶禱也以抗陽爲義故文從易禮大夫朝服以
祭故用朝服以依神存者慰安之意室神先祖五祀之
神

孔子曰射之以樂節

此明射禮用樂兼得之難也禮之有射也說者曰容比禮
節比樂也而不知比禮非難比禮而又比樂爲難孔子曰
射之以樂節也射者一心于射矣何以射而又能聽樂之
音節乎心一于音節矣何以修射之容節與音節相應乎
蓋聽于耳而得于心得于心而應于手此其妙匪可言喻
惟賢者能之

按何以聽。何以射。兩句不平。重在射合樂邊。玩射之以樂句自見。樂射二意。要知一縮。樂謂騶虞。狸首之類。何以言其難也。全要模寫他得。心應手之巧處出。

孔子曰士使之射 節

此明射禮之重也。語與曲禮略同。蓋古有是言。而孔子釋之也。孔子曰。禮。士使之射。不能則辭以疾。而不敢辭以不能。何也。男子生而縣弧門左。此時有射義。至為士。則天地四方之責任在我。豈為士而猶不能。則有愧于縣弧之義矣。故不敢以不能辭也。甚哉射之貴能也。此節士字重看。註謂與幼生未能相似。淺謬。

孔子曰三日齊 節

此見祭之貴敬也。齊者不聽樂。三日用之以祭。猶恐散其志慮而不敬也。今三日之間。二日伐鼓。不知何所據乎。何居。怪之之辭。家語記季桓子將祭。齊三日。而二日鐘鼓之聲不絕。即其事矣。夫子不明言之。諱也。

孔子曰繹之 節

此亦譏失禮之事也。孔子曰。禮之有位也。皆有深意存焉者也。繹禮當于廟門外之西堂。今乃于庫門內。祊當在廟門外西室。今乃于廟門外東方。朝市即周禮所謂朝時而市也。當于市內近東。今乃于市內西方。此三事皆違于禮。故曰失之矣。家語記衛莊公改舊制。變家廟。易朝市。故孔子譏之。

按釋是接尸之稱。祭之明日又祭也。祊是求神之名。求神在室。接尸在堂。皆一時事。其祭禮簡而事尸禮大。一云。祭之正日索祭。謂之祊祭。之明日又祭。謂之繹。祊在當日。繹在明日。謂二者同時而異名。非是。然則繹在廟門外。祊在廟門內。而禮器曰為祊乎外者。蓋祊雖在內。自室視之亦外也。庫門朝門也。周禮市有三期。大市日側而市。百族為主。朝市朝時而市。商賈為主。夕市夕時而市。販夫販婦為主。為主者。據其多耳。

○社祭土而主陰 七節

此詳社禮之義也。首二句立社之義。下四句祭社之義。天子大社節。立社不屋之義。惟為社三節。言行社祭祀之實。季春出火節。專言蒐田。因誓社字。故綴于社禮之後。

社祭土節。祭土二句串看。指所祭之神言。南向句。南向祭之之義。日用甲。用日之義。夫社所以祭五土之神。地秉陰。是所主者陰氣也。蓋土有體而氣無形。陰氣非土則無所附麗。土非氣則塊而不神。故祭之主之如此也。主設于壇上北面陰位。君來北墉下。南向祭之。所以對越其陰而與其來享也。祭用甲日者。陽始于甲而生物。甲為日于之首。用日之始也。

按社祭五土之神。稷非土無以生。土非稷無以見生生之效。祭社必及稷。以其同功均利而養人也。王社侯社。國中。之土神而已。無與農事。故不置稷。大社國社。農之

禮記說卦卷之十
祈報在焉。故皆有稷。前以南面爲答陽。指所向之南方爲陽也。此答陰者。彼之向陰。卽是陰位也。然前陽字推開一步說。此陰字就主地說。五土之神。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也。社是土神。言社不言稷者。社總祭五土神。稷則止于原隰而已。言社可以兼稷也。北墉。社內北牆也。陽始于甲而物生。陰極于辛而物成。地雖以陰而成物。然始地事者存乎陽。故社用甲以原其始。天雖以陽而生物。然終天功者存乎陰。故郊用辛以要其終。獨陽不生。獨陰不成。天地相須之義也。

天子大社節。言立社順承天施。見宣化之義。天子之社。主祭天下土神。故曰大社。立壇環以墻。而不屋其上。蓋風雨天地發生之氣。所以生物。霜露天地肅殺之氣。所以成物。達者通也。有使之上躋。下降意。生成萬物。便在達氣內。喪國之社。不受天陽。示其生物之功息也。薄社于周。爲喪國之社。屋其上。則天陽不入。牖于北。則陰氣可通。陰明則物死也。

按天道下濟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必受以達其氣。而後一坎一澤。皆寓補泄之意。周立殷社以爲戒。屋之者。塞其三面。唯開北牖。絕其陽。通其陰而已。

社所以神地之道。四節首句作冒。地載至親地也。把天來配說。言地道之神功。同于天意。重地上尊親。主人心上說。教民美報。正是神地道。民兼有家有國之人說。美報之報。

兼下粢盛等。教之者誰。制禮之先王也。但此句統言其意。下方詳言其事。

先王制為之社。正以神明地道之大也。蓋地在下。為人所親。有褻玩之意。褻則雖祭之。未必如祭天虔誠。神則不止表明其功。有使人懼他神妙變化。與天無二。民自尊之。如天神而不敢玩。則報禮自與天並重矣。地之道何道也。載物生財者地。懸象著明者天地。載物。凡利用厚生者。皆取財矣。天垂象。凡興事制器及耕作之候。皆取法矣。曰取法。則天主于教。有父道之尊。曰取財。則地主于養。有母道之親。夫尊天者用郊以報之矣。親地者獨不思報之乎。故先王教民美善其報焉。是禮也。上下得通行之。卿大夫之家。

主祭土神于中霤。天子諸侯之國。主祭土神于社。所以示地為載物生財之本也。以報社之事言之。唯舉社事而里人盡出力以供事。唯社事田獵而國人皆行。唯祭社粢盛而四邑四丘之人共之。所以報本句。總結上文。祭時而行事。未祭而獵牲。將祭而脩粢盛。無一人而不與者。蓋財非土不生。人非財不養。無一人不在養育之中。則無一人不有報反之情也。信乎為示本也。社之神地道如此。非天子不祭天。而自天子以至于庶人。皆得祭社。亦尊父親母之義也。

按唯為社事三段。又家主中霤。國主社中所行之事。總之上人祭社而下人咸供給也。玩唯字。見他事未必皆

出力如此。示本報本相應。正所謂神也。本者生物之本。始者利用之始。

季春出火節。首句是因時而爲蒐田之舉。車賦以下。是因田而習民於變也。流示以下。是因田而獲牲以禮也。田獵時事。而戰祭之意。卽寓于此。末二句分承。只論其理耳。

夫季春蒐田之時也。而戰祭之禮存焉。故聖人以敬慎之心行之。季春出火以焚草萊而田行焉。然武備不可或弛。而習之不可無法也。故簡車賦。去其敝也。歷卒伍。整其列也。君親誓衆于社以習焉。居左者則從左和門。居右者則從右和門。而左右有局也。司馬息鐸則坐。振鐸則起。而坐起有度也。蓋習熟其變動之節。而攻伐之法。已預閑矣。方

其驅逐之際。示之以流動之禽。而以利歆之。必定以殺獲之制。而使之不犯命焉。是在民則遏服其貪得之志。而君不過取其多得之物。其獲牲以禮。又如此。故用此習變之民以戰。是謂有制之兵。而武功成也。用此田獵之物以祭。則爲誠敬之享。而神祇格也。克與受福。豈倖致也哉。

按木氣終于辰。故火順所生而見。司燿于季春則出火焉。水氣兆于戌。故火受所勝而沒。司燿于季秋則納火焉。聖人奉天時。則爲焚者特出火之事爾。夫社必先焚。蓋焚其宿草而後可田。故也。出火。猶言舉火。非出納之出也。君親誓社。如王執路鼓。諸侯執鼗鼓。而親誓之于社。是也。誓有二意。一戒其不違軍旅之法。一戒其不犯

禮記卷之十一
獲牲之命。雖有習武獲牲二意。然皆蒐田中事也。周禮中軍以旗令鼓。鼓人皆三鼓。司馬振鐸。群吏作旗。車徒皆作。三鼓息鐸。群吏弊旗。車徒皆坐。流示之禽。正所以鹽諸利。非有兩意。

夫國之大事在祀與戎。分應自是可從。一云兩觀字相對。總是習軍旅之事也。觀其習變。卽田獵以觀其軍旅之節也。觀不犯命。以觀其不犯軍旅之命也。以戰則克。此因社田而教軍旅如此。祭則句帶言耳。宜知。

○天子適四方十二節

此詳郊禮之義也。首節另提起。是五年一行于外者。下皆每年一行于內者。郊之祭也。四節就郊之事而析釋其義。自卜郊至聽上言卜牲之意。因卜牲而又言戒已身。戒百官。嚴百姓之意。被袞二節則天之義。末節別天人及以祖配天之義。

天子適四方節。天子所敬者天。故巡狩而適四方。所至之處。必先柴以告天。此祭天之禮。在歲郊之外者也。

按天子適諸侯。至于方嶽。凡觀諸侯觀民風諸事。其初至皆未行也。必先燔柴以告至尊天也。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也。其與周行天下將必有車轍馬跡者異矣。

郊之祭也。節。天子祭天于圜丘。必用夏正建子之月。陽生于子。陽生則日浸長而夜短。故曰迎長日之至。註至猶到。

禮記論義纂言 卷之十
也。極好。天以好生爲心。長日生物之始。體上天好生之心而迎之也。

大報天而主日也。節。繫根上節來。由此觀之。可見郊者報上天生成功。而禮重心。肅報天之祭。雖多。而郊非他祭可比。乃是大報天之事。然天體至尊。不可以一事一物見。故假日以爲主。雖云迎長日之至。實以大報天也。此冬至祭天之義也。此者圜丘之方域也。兆于南郊。南者正陽之位。天以陽生萬物。日又衆陽之宗。故就陽位而報之也。旣燔柴于壇上。乃掃壇下之地而行正祭。不敢莞簞者。至敬無文。于其地之質素也。盛立酒則以陶。酌立酒則以匏。無雕鏤金玉之飾者。蓋天地之性質而已矣。陶者合土以爲範。修火以爲堅。匏者資氣于天。成形于地。皆質也。若加之。以人爲。則與天地之性不相似矣。兼言地者。地道無爲。而代天有終。象地之性。亦所以歸功于天也。

按于其質。就祭者言。一說於有因依。意象天地之性。方就天地說質與性。只就形氣上淺說。不必推到至誠於穆上。

於郊故謂之郊。二節。祭天曰郊。以兆于南郊故也。牲用赤色之騂者。以赤爲陽之盛色。周家所尚。尊時王之制也。牲用犢。以未有牝牡之情。誠慤可貴也。至于郊日必用辛者。陽極于辛。而物成功成。則報周家以辛日郊天。適遇此日是冬至。故後王用冬至後辛日。得其意矣。註以周家始郊。

禮記正義卷之十
適遇冬至是辛日。淺甚不可從。

卜郊受命節。見郊之祭。不惟事天。而又能事親也。天親一體。以尊祖親考之心報之。正事天如事親意。卜郊者。因郊祀卜牲也。受命句。是先以卜牲之事告于祖。作龜句。方用龜卜牲也。祖遠而尊。稟命後卜。命宜由尊者出。是尊祖之義。禰近而親。卜之決疑。如依怙恃而信之至。是親考之義也。

接受命但受之耳。禰宮考廟也。作。卽灼也。灼之將以作事。故以作言之。先告祖受命。又至禰廟以質可否也。義字要發。平日尊祖親考。其義已寓于此。

卜之日。王立于澤節。見人君祭天極誠之意也。其卜牲既畢之日。有司聚執事于澤宮。誓其所當戒。命其所當行。王亦立于澤宮而親聽之者。蓋君之于臣。未知則當受其教。未善則當受其諫。况舉祭天之大事。而可不誠乎。故聽命以審其所當行。如受教之義。聽誓以省其所當戒。如受諫之義也。

獻命庫門之內節。言卜郊命衆二禮之義也。命主郊祀之命。上節有司誓戒百官。以執事之臣言。此節有司以誓戒百官之命。獻之王。而王親誓戒之也。以助祭之臣言。王自澤宮而還。有司獻王所以命百官之事。王乃于庫門之內。戒百官者。異姓之臣疏。故命之于外也。于太廟之內。戒百姓者。同姓之臣親。故命之于內也。戒之皆欲其存誠于未

禮記說彙言卷之十
祭之先致謹于當祭之地不肆心而怠事也。

按庫門羣臣俟朝處太廟祖考所居族人咸聚處重戒意疏異姓親同姓意不甚重周有三朝一曰燕朝在路門之內王國宗人嘉事之朝也犬僕小臣掌焉一曰治朝在路門之外王日聽治之朝也宰夫司士掌焉一曰外朝在庫門之外詢萬民聽政之朝也小司寇朝士掌焉王有五門外曰皋門二曰庫門外朝在庫門外羣吏衆庶皆可入也三曰雉門閭人掌其禁非臣民所得妄入之正門四曰應門內則治朝也五曰路門又曰虎門畫虎在此天子路寢內則燕朝也

祭之日王皮弁節見報天人心同欲惟愜其心故自盡誠不待命也祭之日正祭郊之日也有司報白時日早晚及牲事脩具此時未着祭服又不可褻服以待故着皮弁視朝之服以聽報白者蓋報事之小而皮弁以聽所以尊天也。不惟不敢慢于天亦示民所以嚴上也。嚴上何如郊祭之旦喪者不敢哭于家不衣凶服于塗恐干王之吉禮也。汜埽反道以致路之新潔恐妨路之行也。鄉民各于田首設燭照路恐王行事之蚤也。凡此皆民致其嚴上之心。歲以爲常弗命而聽者也。豈非上之敬有以感之也哉。

按周禮郊祭日小宗伯逆來省鑊告時于王告備于王也。夙興君皮弁以待報白祭事者冠用白鹿皮服用十五升布在五冕之外服之尊者朝以辨上下于禮爲重

故服此。今聽祭報服此。然後服大裘以行祭事。此正尊天意。蓋以民之奉君。猶君之奉天。君果能奉天。則民自化而嚴上矣。汜廣也。鄉畿內六鄉也。周官司裘掌為大裘。以供王祀天之服。司服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祭之日。王被裘二節。祭之日二字作冒。自被裘至象天也。言郊祀之儀物。皆取法于造化。末三句。申言聖人之祀禮。正所以明乎造化。自發見言曰象。自統體言曰天。自運化成工言曰道。王者郊祭。服則龍裘。而象天之章。冠則冕藻。而則天之數。車則法天之質。旂則法天之文。是日月星辰也。數質龍也。皆天所垂之象。聖人以裘冕車旂則之。則象著。而象之所以蘊而為道者。于此顯矣。郊非所以明天道乎。

乎。

按王之祀天。內服大裘。外被龍裘。龍裘所以襲大裘也。經言天子龍裘是也。以象天。作釋義看。衮衣有日月星辰之章。是象天文也。服有六而冕則一。璪者。聚采以貫玉。而有華藻。故謂之璪。巾車之職。王玉路以祀。而此乘素車。殷之木路也。玉路即道之車。素車則即壇之車。固有兩車也。司常掌辨九旗之名物。日月為常。交龍為旂。旂有升降之龍而已。蓋無三辰。而云龍章。而設日月。何也。曰。此大旂也。非諸侯之所常建。故其上又有日月星辰之章。以祀天神。非特有升降之龍也。此皆周制。天垂象。二句。根上文作通下語。道不盡于象。而亦不出于象。

禮記說義纂言 卷之十
則其象欲緣象以會天載精微之妙也。象者道之迹。道者象之理。深看些纔是。

帝牛不吉節。明推祖配天之義也。然配上帝。却從天神人鬼並祭上見出。此又聯絡之意。帝牛必在滌二句。是上二句之故。所以別事句。又是推此二句之意。萬物二句。又言推祖配天之禮。末句。著其爲禮之大。兼報本反始而言。夫郊祀后稷配天。牲有帝牛。稷牛。至期卜吉而用。若帝牛不吉。則易稷牛以爲之。而別選稷牛。蓋帝牛必在滌三月。而後可用。若稷牛則惟取具用而已。不必在滌也。所以然者。帝爲天神遠而尊。稷爲人鬼近而親。故事之不同也。然郊祀后稷以配天者。何哉。誠以萬物之生成本乎天。人之相

繼本乎祖。是天者羣物之祖。而祖者吾人之天。其功同也。此所以推后稷之祖。以配享上帝也。或帝天而不及祖。亦爲報本反始。郊則祭天以報反物之本始。而又祭祖以報反人之本始。故前曰報本反始。而此曰大報本反始也。

按周人郊祀后稷以配天。使充人養二牛以爲牲。滌者牢中清滌之所。報酬以禮。反追以心串看。夫孝經言郊祀后稷以配天。崇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是祖之所配者天。考之所配者帝。此言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而反言配上帝。何也。天言其體。帝言其用。故對言則天與帝異。離言之則帝卽天也。天卽帝也。易之象曰先王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其言上帝。與此同意。

天子大蜡八 十一節

此詳蜡祭之義。總見天子重農事意。分為兩段。首節至皮弁節。言神以相功于幽。則祭以報其功。黃衣以下。言民以致力於明。則勞以節其力。

天子大蜡八節。伊耆氏一句。是蜡之始。索也二句。是蜡之義。天子之蜡大蜡也。祭之神有八神。立蜡始自帝堯。其來遠矣。其義維何。言求索其神而祭之也。此句且渾。合聚句。釋所以索神之故。言歲十二月。萬物歸根復命。有合聚之功。然成物之功。神實相之。故凡此須有補于農事。皆搜剔而享祀之。示報也。

按蜡祭云大者。對諸侯大夫之蜡而言。八神見下文。以

經文為正。先嗇一。司嗇二。百種三。農四。郵表畷五。禽獸六。坊七。水庸八。是也。一云。分貓虎為二。固非。即以昆蟲為一神。亦非。蓋百種含無窮生意。若非百種。即農稷不能以徒手成稼穡之功。郵表畷坊水庸尚祭。况百種乎。至昆蟲為民害者。田鼠田豕。尚迎貓虎以食。乃反祭耶。信註不信經。可笑之甚。伊耆氏或謂古天子號。或謂神農。或謂帝堯。或又以為古官名。以其有功于耆老。故後世以官為姓。至周又以其姓名官。徧考總無確據。闕疑可也。歲十二月。即夏建丑之月。不曰萬物合聚。而曰合聚萬物。此八神合聚之也。正見有功處。一云。合聚二字屬人。非是。索享非特八神。所重者八神耳。

蜡之祭也。三節分釋。八蜡之神。正是索神而饗之實事。首節蜡祭有主有配。主先嗇。以神農爲八神之主也。祭司嗇。以后稷爲先嗇之配也。蓋先穡司穡。一則始爲耒耜。一則教民播種。及司百種之神。皆有教民稼穡之功。故索祭而報之也。饗農節饗字貫下三項。及字貫下兩項。古之田畯。有功爲農。田畯居郵舍以督耕。爲郵表畷。又禽獸卽貓虎。亦有功於田者。今皆饗而及之。祭報其功。仁也。祭所當祭。義也。而由人及物。兼而祭之。則報反之心已極。而處置之宜已備矣。仁之至。義之盡也。古之君子節使字報字貫下食鼠豕備農事而言。人之有功固所當祭。而物亦祭之。何哉。蓋以古之君子莫不因其才而使之。使之有功。必有以

報之。使人之術也。今之迎貓爲其食田鼠之功也。迎虎爲其食田鼠之功也。迎而祭之。示報也。又祭坊與水庸。坊能蓄水障水。庸能受水洩水。能蓄能受。則不苦旱。能障能洩。則不苦潦。皆爲農事之備。亦報之之義也。嗇與穡通

按註中司百種之神。則百種的作一神看。貓與虎去田害。坊與庸爲水備。皆其本性。君子雖未嘗使之。然我爲民之心。欲其如是。而彼能爲我除害備農。若爲役使。然。是卽使之。故祭而報之也。以上或言祭。或言饗。或言迎。互相備也。總是重本之意。

曰土反其宅節。蜡祭必有祝辭。曰土所以培稼穡。今歲固無崩圯矣。來歲亦欲反其宅焉。至水潤稼穡。昆蟲害稼穡。

禮記正義卷之十
草木妨稼穡。其祝倣此。于今日而預爲後日之祝。正先王
殷于農事處。昆蟲螟蝗之屬。

皮弁素服節。皮弁素服。送終之服。而蜡亦送終之事。物之
助成歲功者。至此而終故也。帶不以麻。而以葛。杖不以竹。
而以榛。若喪也。而實非喪。故爲喪禮之殺也。以是臨祭。豈
無謂哉。蓋有功不報。非仁也。今不惟報人之功。而又報物
之功。是無德不酬。實爲仁之至已。報功不當。非義也。今服
似乎送終。而禮寓乎喪殺。是行皆合宜。實爲義之盡已。

按周禮籥章。國祭蜡則獻豳頌。息老物。以物老故素服。
物老將終。故葛帶榛杖。素服送終。是仁恩。葛帶榛杖。示
陰氣斷割。前仁至義盡。只就本節一及字見。此仁至却

是撮上文而結之。義盡又只就本節說。此二句重義盡
上。不可與仁對。

黃衣黃冠節。言蜡祭異服。見息農之義。下卽義而申釋之。
蜡祭則皮弁素服。蜡畢而行。先祖五祀之祭。人君必服黃
衣黃冠者。以有息農之義也。此黃衣黃冠。何以有息農之
義。蓋野夫所服者黃冠。黃冠乃草野治田之服。今服其服
而祭之。蓋示旣蜡之後。將縱其酣暢爲樂。而不復勤動矣。
故曰息田夫也。

按黃爲土色。土爰稼穡。所以田野之夫。皆服黃冠。田夫
如何當息。終歲勤動。至此當休息之。然只寓息之之意。
于衣服之中。非是勞酒以休之。至後面不興功。方是息

之之實息者今歲之息所以兆來歲之作張弛之意也
蜡與臘對言則有別總言之則皆蜡也

大羅氏三節首節諸侯之貢助蜡祭也使者尊野服而致
貢表從王之義下二節羅氏述王命以致戒見愛民之仁
總重農意

諸侯貢鳥獸以助蜡祭笠乃田野之服使臣服之致貢者
何正以尊此野服也蓋言諸侯君臣服此草笠馳于田野
驅獲禽獸共王祭祀今致貢亦服之所以尊重此服而示
其有從王之義也次節使者將返羅氏以王命出鹿與女
於庭詔示使者以歸戒其君曰好田獵好女色者必亡其
國非專為諸侯也言農民終歲勤動而得一日之息不可

以禽荒色荒而病民也三節羅氏又令使者歸戒其君曰
天子樹瓜華非與民爭利凡物可歛藏者遠取貢賦而足
不必自樹今瓜華是不歛藏之種難於遠致天子樹之取
貴時新以共寢廟耳非專言天子之儉德也蓋小民終歲
之勤而有一日之積諸侯貪利剝民多效尤於天子故明
其意以示使無藉口也天子非好田供祭祀也非與民爭
利也供寢廟也見諸侯當體天子德意意此以上皆天子
之蜡禮

按大羅氏官名謂之羅者以網羅為職周禮羅氏掌羅
鳥鳥是天子掌鳥獸之官也周禮不云掌獸此云獸者
以其受貢獸故也四方諸侯有貢獻鳥獸者皆入屬大

羅氏也。獻禽之使，諸侯之卿大夫也。戴草笠而至，雖所以尊王，重農邊較重。羅氏受貢畢，使者辭，則致鹿與女於庭而詔之，致鹿與女，非每國輒與鹿女。羅氏以鹿與女示使者爾。一云，以鹿女致還亦通。瓜華，瓜與果，瓜也。木實曰果，桃李之屬。蔓生草實曰蒹，瓜瓠之屬。果即華之成實，蒹即瓜之總名。彼言瓜蒹，此言瓜華，互相備也。歛藏收貯之意。蒹音裸

八蜡以記節，前半為侯國所制之蜡，既蜡以後，兼王侯而言。要看謹民、移民、息民三意。謹民財，欲其留歲終之用，為來歲經費之資也。移民財，欲其暢今歲之懷，鼓來歲東作之興也。蜡而息民，欲其養歲終之餘力，舉來年當為之務也。不外節財力意，見王者息農，自上而達於下也。

先王于諸侯之國，使皆行八蜡之祭，因以記四方之豐凶焉。以記其凶者言，此方五氣不時，若而弗順，百穀不豐，登而弗成。八蜡之神，不得與諸方通祭，所以使民謹慎財物也。以記其豐者言之，順成之方，其蜡之八神方與諸侯通祭，以民財稍可寬舒用之，所以縱其酣暢為樂也。然既蜡之後，五穀皆收，歛而民可休息矣。夫農民終歲勤動，至此始得休息，故既蜡，君子不得復興土功，以勞民也。

恒豆之菹 節

此言諸侯陳豆之禮，不得比隆于天子也。二豆字俱兼幽明明為每日常進之豆，幽為朝薦饋食之豆，此恒豆也。明

禮記說義卷之十
為常進有加之豆。幽為祭末醑尸之豆。此加豆也。隨所用之豆。而異所實之品。然有水物則不得兼陸。有陸則不得兼水。視天子之水陸兼用者。不敢上同。此為諸侯之祭。然亦大約言之。義在起下文交神意。不專在天子諸侯之別也。

按恒豆之菹。菹酢菜。酢即醋。乃淹菜而味酸者。水草之和氣所生。昌本及茆也。醢肉醬。則鴈醢兔醢。陸地所生之物也。加豆之菹。用菁菹葵菹。陸產也。醢則羸醢魚醢。水物也。菹醢皆以豆盛之。備陰陽之義。只在方內。未嘗出方外。取豐儉適中意。常說兼幽明。蓋以恒豆中之朝事為清朝。先進口食。又因醢人亦掌共王內羞。故有此

說。今有祭禮。王薦腥。后亞獻。于是薦朝事之邊豆。王薦熟。后亞獻。于是薦饋食之邊豆。則祭明有朝事也。安可謂朝事為人食而非祭乎。况諸說俱指幽祭一邊。從之。

邊豆之薦

二節

此兩節舉天子郊廟之禮物。因著其為禮之稱也。首節廟祭。遠于人欲以後之情。次節郊祭。反乎本然未琢之性。要重二所以交的交字。須知遠于人之私情。便是契神明精意之處。一與俗情相近。即間隔而不交矣。尚乎物之本質。便合神明自然之處。一與華美相近。即睽貳而不交矣。上節以事事去便安為交。下節以物物肖真性為交。如是而後宜。總頂上郊廟說。者與嗜同卷讀日義。

禮記正義卷之十一
邊豆之薦一段。承上陸產水物而言。下因論邊豆而悉數之。末二句是推用物遠于人情之故。精神全在幾個不字上着緊。所以交神明者全在此。今夫宗廟之禮。必有邊豆之薦。不過水土之品而已。蓋不敢用常褻味而貴水土之多品。所以交于神明之義。自有其道。若尋常食味之道。則味不厭其褻。品不貴其多矣。用是知先王之薦于祖考。可餽餘而食。然質而無味。不能悅口也。若夫衮冕路車。先王所遺。陳之以依神。是尊嚴之服器。不可供玩好也。萬舞大武。示壯勇之容。舞之可也。不可以爲娛樂。宗廟乃威嚴之地。嚴宗廟不可寢處。以自安也。宗廟右行禮之器。重宗廟不可利用。以爲便也。凡以交于神明者。尙誠敬而質。若同于所安樂。則失之褻矣。是豈交神之道哉。

按此節當作兩段看。兩個所以字正相對。上重奉神。下重戒人。不可把先王之薦。接上文看。蓋可食不可耆。是禁戒口氣。邊豆前言實。此言薦。實者實之于中。薦者薦之于上也。前止言褻味。此加常者。常食則褻也。義言其所宜。道言其所由。不可耆。一云食之有節。非祭器不若燕器之利而便于用。可用也。亦不過餽時用之耳。一說用以祀神。更妥。安樂者。謂所安而樂之也。

酒醴之美節。此條專言郊祀。舉其美者以形之。益見其尙質。而更以美爲安。褻之甚。是進一步意思。本始質朴。總是一個質。精神全在數個貴字。反字尊字上着緊。所以交神

明者全在此。末三句總申其義。夫先王當郊祭之時。酒醴美矣。而玄酒明水是尚者。以此爲五味之本而貴之也。黼黻文繡美矣。而疏布是尚者。以此爲女工之始而反之也。莞簟安矣。而蒲越藁秸是尚者。明其禮之異也。太羹惟肉汁而不和者。貴其味之質也。大圭所措不加琢刻者。美其體之質也。丹漆雕幾美矣。而素車是乘者。尊其車之朴也。凡若此者。惟去煩以就簡。貴其質任之自然而已矣。此何以故哉。蓋以交神明之義。主于誠敬。不可同於所安褻之甚也。夫天道至大。無物可以稱其德。必如是之貴質而後可以報其德。此交神明之道爲宜耳。

按玄酒明水不平。玄酒以明水爲之。尚謂尊上列尊在三酒五齊之上也。味以淡爲本。感于醎。作于酸化于苦。窮于甘。變于辛。玄酒明水。則淡而無味。故曰貴五味之本也。黼黻文繡。皆色之美者。布之精者升多而密。粗者升少而疏。女功始於粗。而後至於精。疏布之尚。故曰反女功之始也。蒲越藁秸。藉神席也。明之也。一云。謂其潔著。蓋有白賁之質。斯有中孚之誠也。雕謂刻鏤。幾謂沂鄂。言尋常車。以丹漆飾之。以爲沂鄂。而祭天則乘素車。尊其質樸也。貴其質而已矣。句。包上酒醴以下諸事言。前曰不可同於所安樂之義。此曰不可同於所安褻之甚。樂猶有義焉。褻則甚矣。重宜字看。註云宜卽稱也。

鼎俎奇而邊豆偶節

此明宗廟之用器各有其義也。祭器之設，鼎俎用奇，邊豆用偶，曷取于奇偶也。蓋鼎俎以盛天產，天產陽也。邊豆以盛地產，地產陰也。此以陰從陰，以陽從陽之義也。宗廟之尊有黃目焉。盛鬱鬯之酒，以黃金鑊其目，鬯以灌神于禮為重，故列在諸尊之上也。然名黃目何義，色之黃屬于中央，人之目其精則水，其光則火，氣之清且明者。今飾尊以黃目，蓋鬱氣酌于中，而清明達於外也。惟酌于中，則有取於中央之色，惟清明於外，則有取於清明之氣。夫是以飾之黃目也，以為上尊，不亦宜乎。

按上尊也，截下是言飾尊之義，非立名之義。黃者二句，先泛論黃目之義，末一句始合言而正解也。明堂位云

周以黃目，是周所造也。六彝之次，虎彝、雉彝、雞彝、兪彝、黃彝、黃彝，乃六彝之最下者。而在六尊之上，尊先大彝先小，故曰上尊。天子則黃彝之上，有雞彝、鳥彝，備前代之器。諸侯但有黃彝，故於諸侯為上也。酌，貯也。非沃灌之謂，酌於中，以鬱酒言。清明于外，以芬芳之氣言。雌音位

祭天掃地而祭節

此言祭物貴質之義。大意與前篇同，以祭天言。禮惟掃地而祭者，何蓋至敬無文，故不坎不壇，法其自然之質性而已矣。醯醢之美，弗尚也。而惟煎鹽之是尚，蓋鹽雖由人煎鍊而成，實則天產自然之物，故尚之而列于醯醢之前也。至於宗廟中割牲，割刀非不用也，而鸞刀之貴，貴其義之

妙也。蓋刀能斷割，莫不為義。此則斷不徒斷，聲和而後斷。夫和非斷則牽，斷非和則劇。和則斷已有休然為戒，惕然為止者。其為游刃之餘可知。此其所以可貴也。卽是而觀郊祭廟祭之一事一物，何不有義也哉。

按諸說貴其義也。句虛。夫義不是仁義之義，貴其有斷制之義。聲和而後斷者，以義在天下。和方謂之斷，不和是操切，不是斷了。天以秋肅萬物，而和之以兌。聖人以義制萬物，而和之以仁。鸞刀以和濟割，亦此意也。

冠義始冠之 八節

此詳冠禮之義也。冠義二字作昌首節始加之冠，重遵古制意。次節冠適子之禮，各有其義。委貌三節，備言三加之

冠。無大夫二節。言冠禮止於士。末節結言冠義之大也。

冠義始冠之節，禮必有義。冠禮之義何如？冠有三加。其始冠則緇布之冠也。蓋太古冠布，齊則緇之，以陰幽思也。後王重古，故始加用之，亦尚質主玄之意。然而無綏，其有綏也。孔子曰：吾未之聞也。然此冠非時王之制，但暫用而敝棄之可也。凡存古禮者，宜遵古制。失古之制，則失古之意矣。故孔子感緇布冠之綏而曰未聞。

按緇布為之，不用笄，用頰以圍髮際，而結於項中。因綴之以固冠，而無垂下之綏。蓋緇布純素質朴，太古所尚。綏則有垂散之意，漸散其朴，非古之意。非天子不議禮，雖孔子亦不得不從當世之所尚。則冠之有綏，雖非禮。

禮記正義卷之十一
但冠而敝之可也。見常戴之冠，不必拘于布無綏意。玉藻云：緇布冠，纁綏。是諸侯位尊，盡飾故也。然亦後世爲耳。類音器青組纓也

適子冠於阼，節釋冠禮節次之義。其著代關一代之興衰，有成則能立家業之根基，志廣則能善繼先人之志事。名重則能備成人之行，克振家聲。故以此禮期望之。此適子有國家天下之責者。夫適子之冠，必於阼階上東序行之。明其有代父之責也。蓋阼階，廟中東階主位也。父在則父爲主，父老而傳，則適子爲主，示當勉力以承付託之意也。醮之必于客位，待之如賓，是加禮于有成之人也。始加緇布冠，再加皮弁，三加爵弁，以漸而愈尊，所以曉喻之充廣。

志意以稱彌尊之服也。冠畢而賓字之者，以其成人，故敬其名而不稱，惟稱字也。

按此適子之禮，若庶子則冠于房戶外南面，醮亦戶外。以冠禮考之，非特冠彌尊，而衣履亦然。至祝詞醮詞亦然，所以喻其志一而已。彌尊者，緇布之粗，不若皮弁之精。皮弁之質，不若爵弁之文，是也。志不外彌綸參贊，皆男子之事。敬名重勉，適子意。賓客敬其名，則備孝弟忠順之行，以自敬者，自不容已矣，不可淺看。

委貌，周道也。節，此一條是始加之冠。有曰委貌者，以安正容貌爲義。周道也。有曰章甫者，以表明丈夫爲義。殷道也。有曰毋追者，但以形之椎爲義。夏后氏之道也。

周弁殷皐節此三加之冠。至三加則其道有進焉。容儀日整。則光輝日以充滿。周之弁取大之義。英華忌其太露。殷之皐取覆而藏之意。其朴愈敦。則真性愈不散。夏所以取收而純于實也。

三王共皮弁節。此再加之冠服。然又有相因而不變者。三王共皮弁素積。蓋敦本尚實。立身之根基。成人之雅道。此其再加三代之同也。

按皮弁以白鹿皮爲之。其服則十五升之布。白與冠素積者。以素爲裳。而辟積其要中。用皮弁。象上古也。素積取相稱之意。重冠上。服帶言耳。上二節三代不同者。以趨時也。此一節三代共之者。以立本也。辟積。謂疊幅也。

無大夫冠禮二節。言禮有士冠禮。而無大夫諸侯天子冠禮之義。冠禮之名器一加。則終身之名位不可易。天子諸侯大夫之子。未必其賢德何如。可以此禮妄加之哉。正見冠禮爲正名定分之極重者。所以不苟也。

是冠禮也。貴賤無不行之。而禮止于士。自士而上。皆有不。必特異者。是故其在大夫。無有冠禮。而有昏禮。古者五十而爵。乃旣冠之後矣。何大夫冠禮之有不惟大夫也。雖諸侯亦無冠禮。或有冠禮者。夏之末世所造也。當夏之盛。何諸侯冠禮之有不惟諸侯也。天子之元子。雖成人有冠。亦。傲士之禮也。何天子冠禮之有所以然者。正以天下必有德。乃有位。無有生而遂貴爲天子者也。推而至于繼世以。

禮記卷之十
立諸侯。或公侯伯子男。爲其能象先人之賢德也。推而至
于授官以爵人。或上大夫。或下大夫。皆隨其德之大小。而
爲隆殺。然則天子諸侯大夫之子。未必有可貴之德。有象
賢之德。有可官之德。是未居其位也。而安得有冠禮哉。夫
有位者古無冠禮。而今則有之。猶士之無位者。古無謚禮。
而今則有之。變禮可勝言哉。故曰死而謚。今也。非古也。知
無謚。則知無冠禮矣。

按古者二十而冠。五十服官政。此大夫所以無冠禮也。
古者三十而有室。則大夫亦不當有昏禮。有之者。備改
娶也。今亡矣。昏禮不重。帶言耳。諸侯冠禮以末造言。非
先王之舊。此諸侯所以無冠禮也。天子之元子。適長子

也。其初亦士也。故其冠但用士禮。天下無生句。此天子
元士之無冠禮也。天子且然。况諸侯之世子乎。諸侯且
然。况大夫之適子乎。無生而貴。指天子說。繼世二段。乃
是卽諸侯大夫之無生而貴。以形出天子來。死而謚。今
也。以士言。謚有行之迹。生有爵。則死請謚。叠叠從大夫
推到諸侯。從諸侯推到天子。又推到立諸侯官爵人。總
之。是正名分。當謹于其始意。一云成王冠頌。如誠有之。
意者。欲成王修德。故因仍夏末之禮。而使祝雍作頌。勗
之耳。安可取以補儀禮之逸乎。

○禮之所尊

節

因言冠義而推言禮之尊。以其義也。俱泛說。冠義只首尾

世之始。猶天地為萬物之始也。其大如此。其禮可不重歟。取於異姓者。所以附于遠而厚其別也。幣以將昏姻之意。必誠而不濫惡。辭以通昏姻之情。必腆而不輕瀆。此二者所以告戒為婦者。正直誠信之行也。蓋信者事人之道。婦人之德。欲其事人而修德。故以是告之也。信而無偽。則直在其中。而始進以正矣。始之以正。將以正其終也。故共牢而食。既與之同其尊卑。則終身從之。不可復改而他適矣。以不可改。故夫死不嫁。凡以直信故耳。則安得不正之于始。而致其誠腆也哉。

按遠對近看。指女家言也。註託于遠嫌之義。非是。欲其別。故取于遠。而遠不附。則情無以通。遠附而別厚。故曰附遠厚別也。告以直信。宜渾承。不宜以直承辭腆。以信承幣誠。直信者何。蓋直信之道。施之則以事人。如順舅姑。和室人。當于夫是也。存之則為婦德。如德言容功是也。此二句正直信之實。上兼言直而下不釋直者。信該得直也。

男子親迎節。此釋親迎奠雁之義。一是男子親迎。而倡隨之義廣。一是執贄相見。而關係之道大。男先為義。執摯為別。無別二句。反結上文。以見二禮所係之重也。

夫昏禮必親迎者。男倡于女也。蓋男陽剛。以倡為義。女陰柔。以從為義。其義已寓之此也。豈惟男女。乾知始。坤從而作成之。君出令。臣從而致行之。天剛地柔。君剛臣柔。其剛

禮記說身身言 卷之十
先于柔之義一也。必莫雁以爲摯者。以敬章別。不敢褻也。蓋男女有別。不獨男女已也。閨門之內。倫理明而恩義篤。然後父子親。父子親。則親疎上下。各得其宜。而義生矣。義生。則經曲隆殺。皆有節文。而禮作矣。禮作。則尊者尊。卑者卑。厚者厚。薄者薄。不凌不瀆。就是安了。所謂人有禮則安也。無別無義。反是。安得不執摯以章別哉。

按剛柔不專在一先上。須看之義二字。乃寓其義于此耳。其義一也。只就天地君臣說。不可又兼男女父子相親。出於天性自然。而曰男女有別。然後父子親。何也。蓋男女無別於內。則夫婦之道喪。而淫僻之罪多。雖父子之親。亦不可得而親之也。義禮物皆屬彝倫。俱根別來。

但義生是親親之殺。自然本等分限。至禮作。方是以禮去隆殺他。安則彝倫攸叙矣。四然後字。皆難辭。不可看自然。萬物。凡兄弟君臣朋友皆是。

婿親御授綏節。天下也。截上釋親御授綏之義。見親敬關天下之大。下釋婿車在前之義。見親迎關終身偕隨之義。夫婿親御婦車而授之綏者。所以示親愛之也。已先親之。乃所以使婦之親已也。執摯以致敬。而又親御以致親。豈惟行于男女然哉。雖古先王得天下之道。亦不外此。蓋夫婦人道之始。閨門萬化之原。充其敬。則不敢慢于人。充其親。則不敢惡于人。德教加于百姓。刑于四海。民心悅而天下得矣。此昏禮所關之大也。出乎大門。男車帥女。女車從。

男者夫婦之別。自出門而始也。婦人以順為正。從人者也。是以有三從之道。今之從男。正明此義之由始也。夫之為言。丈夫之美稱也。謂其有以知帥人之義。今之帥女。正明此義之由始也。古者夫義而婦聽。豈偶然哉。

按親之之字。上指婦。下指夫。親御授綬。固所以親之。然必親迎親御。亦所以敬之也。故曰敬而親之。男帥女從。雖今日一時事。而他日夫婦之義。即自此出門始。從人帥人。兩人字。說得濶。夫也。解夫字。下二句。又解丈夫之義。帥人而不帥于人。如為家國之表儀。天下之法則。皆是。易曰恒其德貞。婦人吉。夫子凶。象曰夫子制義。從婦凶也。不明知帥之義。必蹈從婦之凶。丈夫宜審所帥哉。

玄冕齊戒節。此釋玄冕齊戒之義。冕而親迎。且致齊戒。以事鬼神。陰陽之道。而用之昏禮者。將以求助為社稷祭主。將以求合繼先祖後嗣。是昏禮之行。為社稷宗廟也。安得不以敬社稷先祖者敬之。而玄冕齊戒乎。

按陰陽即鬼神。註解陽靈陰靈甚明。一云陰陽謂夫婦。以事鬼神之道。而施諸陰陽之配者。非主如人主婦之主。為先祖後。以傳世言。一云皆主承祭。以註有承先祖之廟也。此大夫以上禮。故言及社稷。若士則爵弁纁裳。無玄冕之文也。社稷先祖。正是鬼神陰陽。玄冕齊戒。只是一個敬字。

共牢而食節。共牢九句。釋共牢用器之義。厥明八句。釋餽

餘降階之義昏禮不用樂五句。釋不樂不賀之義。凡六件。夫牢以盛牲體。共牢則夫婦不異牲。所以同尊卑也。然所以同尊卑者何。蓋爵齒同于夫。尊卑之體原同如此。此所以共牢以同之也。其盛酒之器用陶。酌酒用匏。尚禮然也。上古洪荒之世。民俗質朴。所尚之禮如此。本非為作牢設也。後三王作為共牢之禮。亦用陶匏。蓋陶匏器之始。昏禮夫婦之始。不忘始也。三代且然。况于今乎。厥明三句。所以示私而親之。以恩也。舅姑享婦。降自西階。婦受享。降自阼。皆示以室與婦。而使之為主也。男以女為室。與著代同義。禮娶婦。幽陰之義也。樂陽氣也。不以陽事干陰事。故不片樂也。昏禮不賀者。子承父。婦代姑。相承之序則然。非孝子所忍。故不賀也。

按盥饋。盥潔而饋食也。私恩也。猶今恩私。指餽餘言。娶婦者陰禮。便為幽陰。若以思嗣親為幽陰。而感傷。不用陽暢而喜悅。亦通。周官大司徒以陰禮教親。則民不怨。晉裴嘉昏會。酒中作樂。薛方士非之。知其義矣。不賀。重人子不忍上。或謂專在次序當然。不必賀者。非。

有虞氏之祭也 四節

此言三代之祭異尚而敬同也。指天子諸侯廟祭言。非大夫士禮也。上三節至羶薌作一例看。凡祭句總頂。慎在心之敬上看。蓋太和保合之日尚氣。文明將宣朗則尚聲。世味醲郁則尚臭。然聲氣之所為。臭則氣之所結。尚聲臭。即

尚氣也。特時不同。故所尚異耳。

有虞氏之祭節。首二句作冒。以鬼神之享。在誠不在味。故尚氣。中一句申其實。末句正足上意。有虞氏廟祭。以用氣為尚。故初以血詔神于室。次薦腥肉于堂。又次薦爛肉于堂。皆未熟之物。取此有氣以寓誠敬。可交神明于冥漠耳。非尚氣乎。

按尚氣之意。亦以味近人而褻。氣遠人而尊也。然爛之氣不若腥之全。腥之氣不若血之幽。故其序如此。不重序上。要知朝薦血腥。饋食爛肉。又有報魂求陽。報魄求陰。意虞氏近古。猶有茹毛飲血之風。故爾。

殷人尚聲節。首一句作冒。臭味四句申其實。聲音二句又言尚聲之意。殷人之祭廟也。以聲為尚。尚聲何如。牲未殺也。滌蕩其聲。樂既闋。然後迎牲。牲未迎而先作樂。是謂以聲為尚。其必尚聲者何。天地間無非鬼神所在。而聲音之感。無間幽顯。以聲音號呼而詔告之。庶幾其聞而來格來享也。

周人尚臭節。下二段分陰陽言之。能上達則為陽臭。所以求諸陽。能下達則為陰臭。所以求諸陰。夫周人之廟祭尚臭。故灌必有鬯。而又擣鬱金草之汁合之。愈有芬芳之臭。以是灌地而求諸陰。于是臭陰達于淵泉之下矣。其灌也。正灌用圭瓚。亞灌用璋瓚。以玉鍾山川精潤之氣。故用之也。既灌然後迎牲。是先致鬯玉氣于陰以求神。故曰致陰。

氣也。不特此也。以蕭蒿加牲之脂膏。合黍稷而燂之。以是羶薌而求諸陽。于是乎臭陽達于墻屋之上矣。是禮也。行于薦熟酌奠之後。故既奠然後燂蕭。合羶薌是其時也。此皆尚臭之道也。合而觀之。三代之祭。雖有尚氣尚聲尚臭之不同。然心之所慎。則無不同也。此禮所以貴敬也。

按周人尚臭。昌下陰陽看臭者氣之總名。此則香氣也。鬯人釀秬米為酒。謂之鬯。鬱人和以鬱金香草汁。使香氣滋甚。臭陰陰字當下字看。致陰氣兼上鬯玉兩項。是以臭求諸陰也。又以求諸陰為未足。故又以蕭染脂。合黍稷而燒之。牲之脂膏。白者為脂。黃者為膏。臭陽陽字當上字看。既奠祝先酌酒奠于鉶。羨之南也。此時堂上

事尸禮畢。將迎尸于戶內。而薦熟蕭脂黍稷之燒。正在此時。非再燂也。炳當燒字看。羶脂膏氣。薌黍稷香氣。是以臭求諸陽也。凡字兼三代言。此指尚氣尚聲尚臭言。致敬慎以與神之享。一也。所尚異。遵時制也。所慎同。重立本也。是總結上文意。一云。此句推開到後人行祭上說。求鬼神之禮。三代已盡了。後人要慎而行之。不徒襲三代之禮。而且得其慎也。亦可從。

魂氣歸于天 節

此詳祭禮之義。指天子諸侯言。非大夫士禮也。先求諸陰。截上是申上文求諸陰陽之義。下是釋祭于室堂及祊之義。下又因上推言之。不平。

人之生也。受氣于陽。陽輕清而上浮。故死則魂氣歸于天。受形于陰。陰重濁而下凝。故死則形魄歸于地。故祭之求陽者報魂。陽之義。祭之求陰者報魄。陰之義也。五聲五臭。各有陰陽。然聲以氣動而生。故凡聲皆陽。臭以氣留而生。故凡臭皆陰。殷祭以聲音。而先求諸陽。則求諸陰者可知。周祭感以臭氣。而先求諸陰。則求諸陽者可知。特此先彼後耳。然而求神之心。何嘗不同哉。故正祭時。祝取牲之臠。膋入告神于室。及灌鬯後。坐尸于堂。殺牲于廟庭也。升首于室也。正祭薦熟。祝官以祝辭告于神主也。求神而索祭。則又祝于祊焉。夫先王之祭。求神非一處。或在室。或在堂。或遠在廟門外。所以然者。以鬼神無形與聲。豈知所享果在彼室乎。果在此堂乎。或遠離于人。而不在廟乎。故既求于室。求于堂矣。今又祭之于祊。或本日在廟門內。或次日祀廟門外。庶幾可求于陰陽以報其魂魄乎。是祭之漸及于遠者。意蓋如此。

按尙氣屬陰。尙聲屬陽。尙臭兼陰陽。故祭句發其義。不言虞氏者。虞氏尙氣。是亦先求諸陽也。彼此遠人字。括盡上文。非專重祊。末二句。只言祭于祊。又特舉遠者。該之。當繫屬遠人句來。夫廟門之旁。豈實爲遠人乎。故以尙言之。

○祊之爲言倥也 節

此釋天子諸侯祭祀儀物之義也。祊之爲言倥也。倥遠也。

卽上文求諸遠意。所之爲言。義加敬于尸也。尸未入前。祝使尊賓客。設神俎以事其先矣。及尸入正祭之時。又設所俎。人君嘏詞有富。曰荷天之寵。百祿是總。此祿之富也。曰眉壽萬年。勿替引之。此壽之富也。福莫大于祿。亦莫大于壽。故曰福。牲體首在前。升首而祭。取其與神坐相直也。立祝以相者。所以詔侑于尸。欲其享此饌也。尸使祝致嘏辭于主人。嘏有長久之義。天保所謂降爾遐福也。又有廣大之義。楚茨所謂以介景福也。尸陳也。所以陳列神象。使人可瞻仰也。註云當爲主之義。亦宜知。殺牲之時。先以毛及血告神者。血在內。告幽之物。毛在外。告全之物也。告幽全之物。貴其表裏純善之道也。

按嘏句兩釋嘏詞之義。見祖宗貽謀燕翼。垂裕后昆。意長是直說。謂自身以至子孫。大是橫說。謂自家以及四海。皆兼祿壽言。此更渾成。幽者言牲體內裏美善。全者言牲體外色完具。幽非止血。全非止毛。以毛血告之而已。

血祭盛氣也

節

此又泛舉廟祭儀物而釋其義也。作五段看。夫祭有血祭者。何血由氣以滋。氣盛則血亦盛也。貴氣也。陰陽總氣。幽明相通。惟此氣耳。祭肺。肝。心。周以金。王天下。故祭肺。殷以木。王天下。故祭肝。夏以火。王天下。故祭心。三者皆氣之所舍。以肺爲金氣所舍。肝爲木氣所舍。心爲火氣所舍。是也。

故云氣主。隋祭尸始入室。拜安尸。尸祭以韭菹。時以黍稷兼肺而祭。正祭時以五齊加明水而祭。蓋祖考形魄歸地爲陰。黍稷齊皆地產。肺屬金。明水屬水。金水皆陰物。木火爲陽。此以陰物而報陰靈也。薦熟時先取胾骨燔燎。後升牲之首。蓋祖考魂氣歸天屬陽。燎火司烜氏所取于日首者。陽之體。燔升皆陽之事。此以陽物而報陽靈也。設明水及澆齊者。貴其新潔。濁則故。清則新。汗則暗。潔則明。足以將精明之德也。二句且虛。澆齊何以爲新。凡澆藉以白茅。和以明酌。澄以求清。主人新之也。明水何以爲新。蓋明水取自太陰之精。出以方諸之鑑。由主人之潔著。此水也。新之屬主人。下明水由主人可例見也。要在主人心上透出。

新與明二義

按黍稷地產。陰類也。註訓何謂陽也。以燔燎故爾。周禮司烜氏。夫遂取明火于日。鑿取明水于月。夫燧卽金燧也。以陽召陰。夫道也。故謂之夫燧。鑿鏡屬世。謂之方諸。蓋離者陽中之陰。于物爲火。坎者陰中之陽。于物爲水。以金燧取火。則以陽召陰。以方諸取水。則以陰召陽。夫遂以義言。方諸以體言。互相備也。

君再拜稽首

節

君再拜稽首。節言天子諸侯卿大夫士事尸禮異而自盡則同也。通節分三段散說。君再拜。指天子說。祭稱孝子。指士說。稱曾孫。指諸侯。卿大夫說。下主人兼天子諸侯等說。

夫天子之事尸不惟再拜而又稽首不惟稽首而又肉袒親割此是敬心之至也夫不徒曰敬而曰敬之至者何以其心之服順于親也蓋再拜則屈體而但以手致地是謂服順于親矣稽首則頭及手俱至地是服順于親之甚矣肉袒親割則服之竭盡而無餘比甚爲尤甚矣蓋因服見其敬因服之甚且盡見其敬之至耳士祭宗廟祝辭稱孝子孝孫者子孫事祖禰之道莫大于孝故曰以義稱有追養繼孝之義也諸侯卿大夫祭宗廟祝辭稱曾孫某者祭自曾祖以上皆稱曾孫故曰謂國家有不墜先業之義也夫自天子下及士禮不同其爲自盡夫何異哉尸必有相相尸者惟告尸以威儀勸尸以飲食而未嘗告尸以讓者何哉蓋尸以象君父則主人皆臣子也尸以象祖禰則主人皆子孫也故主人不過自致其誠敬之心盡其嘉善之儀而無所與讓也既無與讓又何告哉

按肉袒正爲親割不平重親割上敬之至也且虛下敬之至也也字當者字看下文乃發敬至之義服甚服盡總明一個服字說明服字正是要見出敬之至來舊說順服之誠在內今又肉袒內外皆服故云服之盡不知四服字俱指內說却從外面儀容上見得若至肉袒方云內外皆服則拜與稽首獨非外乎上士二廟事祖禰中下士一廟祖禰共之故稱孝子孝孫諸侯有國立五廟祭自曾祖以上卿大夫有家立三廟亦得事曾祖故

稱曾孫某常說致其敬以內言盡其嘉以外言即上肉袒親割等事一云嘉者此心之嘉樂也此心嘉樂而不忘故致敬以為祭耳此又一見宜知

腥肆爛臠祭

此亦雜舉祭祀之儀而釋其義也腥肆爛臠是一事豈知二句用此四物之故犆角安神是一事下用此一事之故臠若禾之熟也臠音社

夫主人事尸或進腥體或薦解剔而事以神道或進湯沈或薦煑熟而事以人道進此四物豈知神所饗在何物乎主人不過自盡其敬心以追養繼孝而已即席之時舉犆舉角祝告主人拜尸以安安其神坐蓋由夏禮立尸而卒

祭有飲食之事暫坐今舉犆角正有事矣所以祝詔安尸坐也然尸何為安之蓋尸象高曾祖禰之神也尸既神象則坐乃其宜矣安得而不安然尸何為詔之蓋祝者始以主人之辭告神後以神之嘏告主人乃將命者也祝既將命則安正所司矣安得而不詔也前言夏立尸而卒祭此古者指夏時由世尚質故爾犆先王之爵天子用焉角時王之爵諸侯用焉

一說末二句另看尸以象神事死如事生之意也祝以將命達尸與主人之情使精意之孚也不承詔安尸來亦可從

縮酌用茅

三節

此詳沛酒之法也。祭用酒以成禮。酒必浼以致潔。故以沛酒之法附于篇末。縮酌即醴齊。酸酒即盎齊。汁獻即鬱鬯。尊卑辨矣。其法尊者受和。卑者致和。以卑承尊。不容紊焉。前三節古人浼酒之法。三節証以今人之法。皆天子諸侯之禮。作記之時。此禮已廢。人不能知其法。故復言此以曉之。縮謂沛去滓也。與盈縮之縮同。有所取則盈。有所去則縮。用茅以茅之為物。潔白順直也。上曰覆。下曰藉。

夫醴齊用于朝踐者。其質至濁。必縮之去滓。而後可斟酌。惟至濁。必用茅以藉。先用明酌以和之。明酌事酒也。庶醴齊之濁者。不終于濁。而可為朝踐之用也。酸酒差清。用于饋食者。不必用茅。先和以清酒而沛之。以此之清。濟彼之

清。庶可為饋食之用也。汁獻用之。灌神者。先和以盎齊而沛之。以盎齊之稍尊。和鬯之尊。庶可為灌獻之用也。沛之皆是澄濁求清。上三項三平過。夫古人沛醴齊以明酌。沛酸酒以清酒。沛汁獻以酸酒。即如今沛明酒清酒酸酒。先和以舊澤之酒。而後沛之。其法一也。考古証今。總一尚潔之意。明即明酌。清即清酌。酸音蓋。獻音莎。澤讀為醒。指昔酒也。

按自縮酌至于清。是五齊中之醴齊。盎齊見五齊卑。故以三酒沛之。明酒清酒。乃三酒之卑者也。汁獻句。見秬鬯尊。故以五齊中之酸酒沛之。酸酒五齊之稍尊者也。五齊見前。三酒一事酒。為事而新作者。味稍薄。不可以久。二昔酒。酒熟而久者也。其味厚。故可久。三清酒。酒熟

久則醇。醇久則清。三酒之中。事酒爲濁。五齊之內。醴齊尤濁。醖酒淺于醴。齊。清酒又清于事酒。

祭有所焉

節

此泛言祭之因乎人情也。欲神之有予也。故祈之。祈福也。因神之有施也。故報之。報有功也。因其有意外之患也。有用以辟之。辟患也。祈于未然。報于已然。辟其將來。有此三者之例。夫祭以報本爲主。則報者其常也。祈與辟皆變例也。一云。辟如字讀。欲神之禦災捍患。故用祭以辟之。宜知。只依註。皆王者爲民至情。非無益妄祀者可比。

齊之玄也

節

此言齊時服玄之義。首二句言齊之冠服尚玄。義取于積誠。下言君子積誠之感。在齊服推到君子心上。根上思字來。

蓋鬼神幽陰也。齊之衣冠皆玄。所以致其幽陰之思。而求以契合于冥漠之中也。惟其思之也至。故齊而致于三日。則精誠致矣。必見其所祭之親。亦精誠之感也。

按玄衣玄冠。順鬼神幽黯之意。凡物之理。陰則靜。陽則動。幽則深。明則淺。天機之動。不足以守靜。天機之淺。不足以極深。故必貴乎以陰幽也。見就祭時說。卽洋洋如在之謂。

此詩... 卷之十... 五

